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二卷第一期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九年七月十五號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少年世界

第一卷第七期

婦女號

已於七月一號出版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目錄：

（每冊定價洋一角五分）

本期是特列號，頁數加多，無論定全年，另買，一律加價。

怎樣創造少年中國？（上）

惲代英

若中國還有存在的價值，我想怎樣創造少年中國，總應該是有志的人值得討論的問題。自然這個問題是太大太寬泛，一則非淺薄如我的所能解決，再則談起來非三言兩語可以包括乾淨；但我究不能不做這一篇文是甚麼原故呢？我的意思：第一，想喚起同志的少年，對於這問題的注意；第二，想引起比我這更正確更有效力的研究；第三，我盼望從這裏發現創造少年中國合當的途徑，我們找着我們的路走，庶幾可以不為外界潮流所眩惑所紛擾；這樣便可以於短些的時間，用簡捷有效些的力量，早些求少年中國的實現。

我們要鄭重聲明的，若創造少年中國是一件急切需要的事，那便凡為中國人的，人人應懇切的覺得他肩背上有這一個負擔。我們少年中國學會誠然是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而結合的組織，然而這不過是把我們普遍應有的任務，加一番認識；我想亦不至有人承認創造少年中國是少年中國學會單獨負擔的任務。其實我還可以進一步說，亦許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是沒有負擔這任務決心的，亦許我們是沒有負擔這任務實力的；然只須這任務是應當負擔，比我們有決心有實力的人，越是要大些的努力，來負擔這任務。所以我這篇文，或者我做這篇文的意思，終不能不禱祝他能惹起一般同志的注意，越是學會以外的同志，越盼望多惹起些注意。假如有不贊成我們學會的人，越盼望多惹起些注意。因為創造少年中國，原是大家的事。

至於學會以內的同志，我自然盼望大家更要多分些精神，討論我們事業的根本問題。我的意見，固然未必值得幾多討論；但是我提出這個問題，或總可以值得大家的審慮。我想我們學會的宗旨，固然規定的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但是這些話還是太寬泛了。我們今天在這樣一個創造事業面前，佔怎樣的一個地位？我們要怎樣預備？從那裏着手？這處處是我們的問題。即令我這不是完全正確的話，亦應該惹起大家討論這問題的注意。

我每做一篇文，常擬想這一篇文在社會上要生一個甚麼樣的影響；然而亦許是我的口才短了，亦許是我的意見尋常了，亦

許是我人微而言輕了，雖亦抱一腔熱血，下全副力量說幾句我能夠說的話，然而那個結果正如石落大海，幾乎亦不配特別看出一點波浪。我因而預想這一篇文的結果，大概亦只是這樣罷了。但是假令我眞不配說這些話，盼望配說這些話的人，亦來開幾句口。假令我們的讀者看人家文字，從不肯切己的審慮，便令審慮了亦從不肯便下力反躬實踐，那嗎，我不能不望他這一次換一種態度，讀這一篇文。我不是要拿他糟蹋我們少年中國月刊的篇幅，更不是拿他來糟蹋我們讀者的光陰。我是盼望總能至少有些地方引起大家審慮，引起大家力行。中國不是沒有改造的希望，但是要用聰明些的法子，堅決些的力量，去改造了。不然，亦許會來不及改造，或者改造要用大幾倍的力量，多幾倍的困苦。我眞有無量的熱心，請可愛的少年中國月刊讀者，無論會員非會員，爲中國乃至爲自身，在這個時機中，多注意這個問題。

我這一篇文分爲下列諸方面的討論：(一)爲甚麼要創造少年中國；(二)創造少年中國的分工與互助；(三)創造少年中國與羣衆生活的修養；(四)創造少年中國與學術的研究；(五)創造少年中國與個人生活問題。以下便逐一討論了。

(一)爲甚麼要創造少年中國？

亦許有些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心目中久已沒有甚麼國界，所以亦沒有甚麼中國，所以他對於創造少年中國很冷淡，以爲無關重要。其實呢，只要明白世界大勢的人，今天或者亦不至仍拘守着狹隘的國家主義，說甚麼愛國是人類最終的義務；豈獨無政府主義者是如此想。然而我以爲創造少年中國，究竟是眞有志的少年人人有的任務。是何故呢？

中國誠然永遠不應發甚麼做世界主人翁的癡想，亦不應想做無論那別一國或別一民族的主人翁，然而用這同樣的理由，我們亦不很可以知道中國是一樣不應做那一國或那一民族的奴隸嗎？我們不應該讓中國亡國，亦猶如我們不應該讓中國人受資本家的掠奪一樣。何況今天的事，亡國與受資本家掠奪，是一件平行的現象。我們講人道，是企求人類平等的幸福。所以我們不願人家受掠奪，亦不願自己受掠奪。若我們一天天走受掠奪的路，卻談甚麼無政府主義，這只是剜肉飼虎的左道，從井救人的謬說。

我不必表明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而且我亦深恨一般國家主

義者以防禦爲侵略的代名詞，使世界人種發生許多嫌怨爭鬨。我又不致如一般主張報仇雪恥的熱心人，想追溯幾百年的往事發生一個「願比死者而洒之」的嗔心。但是我的意思，確見沒有讓中國亡國的道理。就人類權利說，無論那一國那一民族沒理由做我們的主人翁做我們的掠奪者；我們誠然不應該奉行自己國內那些政治家的建功立業的野心計畫，但我們亦不應容許別國那些政治家把我們做他成就功業的犧牲品。所以我們要求人類與我們平等，亦要求我們與人類平等。

就人類義務說，今天全世界正開始了他的大改造事業，進步些的各民族，都在這旗幟的下面做功；我們亦不應該不努力擔任我們應擔任的一部分。所以無論奴隸或其相等階級，不但是我們不甘忍受的，亦是不應忍受的，而且亦是不容忍受的。因爲我們要站在人類水平線上，同時與各民族的覺悟者攜手，努力前進。這不但是一個不應受剝奪的權利，亦是一個不容逃避的義務。

或者有些從熱心而走到厭世途徑上的人，他亦會承認中國人是劣種，是要受淘汰的，是不應不受淘汰的；所以他說世界的前途，或者誠然是莊嚴燦爛，但是這裏面沒有中國人的一分，因爲有許多證據，中國人是太庸懦昏愚了的，中國人只配做奴隸，只配受人家的蹂躪魚肉。這樣的話，實在不是沒有幾多理由，而且亦有幾多機會逼得我亦作這樣想；但是這裏有兩個應注意的地方：一，試問歐西文明國民，是如何的優種呢？二，試問中國國民性，是不是絕對不能改造？所謂歐西文明國民，我雖接觸得不多，然而以目所見，耳所聞，書籍所記，就看起來，下層階級，一樣同中國人是卑污猥瑣；即談到縉紳先生，眼光短淺，操守尋常的亦不能說是一個很少的數目，然而他們先覺的人，把改造之責自任，努力奮鬥，亦便一天天有些成功看。這樣便知道，我們用不着妄自菲薄，我們一樣可以擔負我們分內的任務。至於國民性的改造，這是現在各國先覺努力的對象。Le Bon說，「德意志的國民性，不過是半世紀人爲的創造」，固然德意志的國民性，不是我們想達到的創造目的，不過總可以證明人力在國民性上的功效。只怕我們不努力呢！天下事豈有不可爲之理？

我國自命爲先覺的人，誠然有幾多次改造國民性的企謀，但是都失敗了。或者有人要以這爲中國事不可爲的鐵證。但是人

都是一樣的中國人，不至於獨是劣種；而且就中國歷史說起來，黎民於變化行俗美，亦顯然見中國國民性是有改造可能性的。我們企謀的失敗，不應該歸咎國民性的不可救藥；甯要歸咎於我們品性上的弱點；方法上的錯誤。我們應該研究這弱點與錯誤在甚麼地方，用甚麼法子補正，這便是這篇文討論的範圍。我想這真是我們當面的一個問題，這問題得了正當解決以後，改造的企謀便不會失敗了。

假如我前面說的話確乎不錯，那便見得創造少年中國是應當的，是不得不然的，亦見得是可能的。然則真有志的青年，可以看清了，拿穩了，向這一條路上勇猛前進了。

甚麼是少年中國，我想這裏恐怕不能大家是一樣的意見。有的人說，我們要教我們這老大的中國返老還童；所以創造少年中國是 Rejuvenation 的作用。有人說我們要教我們這時代落伍者的中國適應於方來的少年世界，所以創造少年中國，是 Adaptation 的作用。然而這兩種意見，是可以並行的。我們可以說創造少年中國，原同時包含這兩種作用。因為非返老還童，無以適應於少年世界；亦非適應少年世界，不能返老還童。因為少年世界，是充滿了活力的世界，是人人機會平等，本能的發展具足而圓滿的世界；中國只有能適應於這個世界，纔真算是返老還童。所以我們的目的，應該是以適應於少年世界為目標，求少年中國的實現。換一句話說，便是以求中國的返老還童為手段，而達到創造適應於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國的目的。

（二）創造少年中國的分工與互助

一個真心要創造少年中國的人，他自然要覺得有聯合同志的必要；因為實際上的創造事業，不是一個人從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亦不是幾個人從幾方面做得成功的。若不是各方面同時並舉，不但不能成就全部創造的事業，便那一方面或幾方面亦決達不到理想的目的。

我們打開眼睛一望，便知道中國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現在一般熱心的人，他看了一件要做的事，便去做一件；這件事沒有完成，又看見別一件要做的事，便又去做別一件；所以弄到疲精竭力，仍然眼巴巴望着許多要做的事，實在再無力量做了；亦眼巴巴望着手裏已經攬着的事，實在再無力量比現在做好些了。每每甲便竭全力做了許多事，然而沒有一點功效；又要乙用同

樣的力再做；又勞丙用同樣的力再做；這樣的人，我們自然只好佩服但是不能不可惜他於社會毫無效益，否則亦是只發生了不應那樣小的一點效益。何以只能發生這一點效益呢？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各種紛歧的事業分開了，便力量越小了。這是我們應引為鑒戒的事。

但亦不容易便說是這一個人的錯，每每這一個人若不做某事，那件事便沒有人做了；所以有許多人雖然明知他所做的事業太紛歧了，然而想丟亦不忍丟。但是我們細想，這是甚麼原故發生這樣現象呢？第一，是我們沒有同力合作的修養所以不慣與人家在一件事上攜手進行。我們常太信靠了自己，太不信靠了人家；我們總盼望人人都要與我一樣，有一點不如我，甚至不過僅僅是與我不一樣，我便不滿意了；便不信靠他了。這樣，所以我們總覺得每事都得自己去做。固然照眼前的事看起來，不可信靠的人，亦實在太多了，難怪他要這樣想；不過便有可以信靠的人，他亦仍然會像這樣待他，使人家不能不生些反感，乃至不肯幫助他，這可要怪他自己呢。第二，是我們平日沒有協力分功的預備所以縱然在求學時代，亦曾有些知己知彼的朋友，然而一到做起事業來了，非感覺得朋友不能為我之助；便感覺得所有的朋友都只出於一途，在這一方面嫌人多了，在別一方面卻又沒有人去做應做的事。人類的心，每易傾向於黨同伐異。主義不同的人，固然好彼此攻訐，便是所學學科不同，亦每每沒有同學一種學科的親密。由此，所以我們的朋友，每是出於一途。及有一種事業到手裏來的時候，纔知道一個事業不能不靠多方面的力量，然而別方面的朋友以前多半是疏遠冷淡的，而且以後亦還會是疏遠冷淡的，自然他們彼此是不能熱誠的互助了。即就同學一種學科的朋友而說，亦還有些品性才能上的弱點，平日沒有切磋琢磨的機會；到了共事的時候，因而這弱點越發暴露，不但無助於一個事業，甚至於還有害於他。這時我們固然親切覺得能共事的人太少了，其實還怪我們平時完全沒有一種協力分功的預備。我們平時既沒有預備一般將來披肝瀝膽以共圖天下事的朋友，事到頭來，胡亂的拉攏來一般烏合之衆，又怎怪他不合手呢？

我們固然不能禁止朋友間有主義的不同，有意見的不同；但是如上面說的，無論我們主義是怎樣的不同，創造少年中國，或

者總是我們共同的目的。我實在厭聞現在一般所謂新舊之事。我想所謂新的必不是僅僅穿洋裝，講外國文，做幾篇解放改造順應潮流的雜誌文便夠了。所謂舊的，亦必不是僅僅哼古文，穿方馬褂，吃鴉片烟，做幾篇壽序墓誌銘，肉麻的詩文小說便夠了。依我的意見，大概新舊之爭，總是問我們要怎樣做人。果然如此，我以爲沒有甚麼爭的。不願做二十世紀的人，你便做十七八世紀的人我看做十一二世紀，五六世紀，乃至世紀以前的人我看。不願做十七八世紀乃至由此以前的各世紀的人，你便做二十世紀的人我看。我從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觀的意見，他說道德是隨經濟演化而演化的。（我對唯物史觀的具體意見，當另爲文說他。）所以我信在二十世紀想做十七八世紀或由此以前各世紀的人是做不到的。Karl Kautsky 說「過時的道德標準，還保持他勢力的時候，經濟的發達進步了，亦需要新的道德標準了。在這時間，舊社會狀況生存的，便會死守舊道德。但只守得一個名，實際上他仍逃不脫新社會狀況的勢力。這樣所以發生了道德學說與實際生活不符的現象了。」說死守舊道德的，只守得一個名，這誠然是太挖苦了的話。然而這是事實，不可以口舌爭的。我們罵一句孔子，便要惹出一些自命爲孔子之徒的出來衛道。然這些孔子之徒，無論他不能自安於「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的淡泊，不肯做到「好學不厭，敎人不倦」的勤勉，不配能有「聞義不能徙，知過不能改」的憂懼；而且他們的行爲，正合孟子所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他們的議吐，正合孟子所說「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是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這算是孔子之徒嗎？這僅僅是鄉愿，僅僅是孔子所說的「德之賊。」舊所說孔子之徒，不是一個名罷了嗎？我亦不定說孔子之徒一定只能如此；我的意思，要證明這總不是有志青年所願做的孔子之徒。果然我們仍然願做孔子之徒，我們總要發點眞心向眞正切實的路上走。依我的相信，只要發眞心向眞正切實的路上走，譬如說忠君，說行王道，及這一類的道德，自然有許多說不通，自然還是一天天要傾向到二十世紀的眞道德路上來的。這不過是我一個人的意見。自然眼前與孔子之徒一樣價值的新文化運動者，乃至革命家，乃至無政府主義家，亦一樣是不足道，一樣該不是有志青年所願做的。我亦

想便令人類眞要返古，亦是要那些肯信新學說的人發點眞心，向眞正切實的路上走。總而言之，我的意見不怕人有新舊意見的歧異，只怕一般人坐着沒事幹，胡亂的喧吵。我想無論是新派舊派的人，只要他肯發眞心，向眞正切實的路上走，自然可以知道新道德與舊道德眞正的好處同壞處，自然可以盼望他們趨向於一致。其實更進一步說，我們此時所謂舊派，原沒有人還死主張甚麼「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亦沒有人主張「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的一些蠻道理；此時所謂新派，一樣原沒有人主張甚麼「公妻」「均產，」亦沒有人主張即刻實現世界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所以眼面前的路，譬如重教育，尚切實，貴友愛，大半是一樣的。既是一樣的，至少且可同心努力，將這一段路走過去。我們固然預想着把這一段路過了，我們的路便分開了；然果分開與否，現在還不得而知，卻先彼此立於對立地位，在可以互相幫助的時間，不肯幫助，倒反互相妨害起來。這是如何可惜的事呢？

至於論到創造少年中國，亦許在手段上發生不同的意見。有些人或者主張切實從根本做起，所以注意教育活動，實業活動；有些人或者主張要應急一點，要從大一點地方着手，所以注意救國活動，國際活動；有些人或者主張更要猛烈急進一點，所以注意革命運動。然而這些不同的意見，並不定是互相違反，不能並行。我想只要平情說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動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顯見政治活動或流血為簡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時候，甚至於顯見其為改造的獨一無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時候，亦沒有不贊成取用政治活動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反過來說，如眼前虛張聲勢，毫無實際的愛國活動，或以往烏合盲動，僥倖成功的革命活動，不但是主張從根本做起的人不贊成，便是性急些的有志者，亦不高興那種辦法。其實我想，在最近期間努力於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這求平民眞正的覺悟，雄厚的實力，以為各方面取用各種手段的預備，這或者是人人同意的努力方針。所以我信意見的紛歧，都是表面的事。我們實在並不是眞有甚麼不可調和的殊異，然則我們不知道協同的努力，豈非愚笨？

總之主義的不同，意見的不同，不能見協力互助的不應該。而且大家既在最近期間應該做一樣的事，更應該大家把力量合

起來，以求大些速些的功效。至於所習學科的不同，所操職業的不同，更不可遏我們不聰明的感情，不向協力互助的方面走。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敬箴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乃至會外知與不知的同志，我們眞覺得要救國麼？眞覺得要創造少年中國麼？若眞這樣覺得，我不但要請大家想想，不知道聯合同志，或者便聯合了同志，不知道協力互助，是不能成一點事業；而且還要想想像我們今天這樣的學識才能，不但不能爲社會做許多事，又能爲社會擔任任何一部分特別事業麼？我誠然不知道別個，便就我自己說，我知道得最親切的朋友說，大概我們以往的學識才能，都嫌太膚淺了，太浮泛了。這亦難怪我們，我們既沒有先覺指導，又爲境地所限，得不了幾多好朋友，讀不了幾多好書籍。而且就將來職業說，社會上既單看萬能的人，而且我們得不了一點的正當幫助，我們亦不敢不向寬泛處走。結果自然不能不發生膚淺浮汎的弊病了。我實在有大膽子敢斷言，中國除了很少少數的人以外，其餘大抵與我們一樣。其實我還要說未必人人都能與我們一樣呢。我在學校未卒業的時候，亦還在不能不求寬汎知識的情形中，竭力求縮小我預備的範圍。我固然不知我卒了業，這萍梗的生涯，飄到那裏去；然而我只預備我入教育界或雜誌界，我自命爲從這兩方面預備，有好幾年。請問現在一般有志的人，你們曾有這一回事麼？然而結果可笑極了，等到卒了業，居然便有機會入教育界，而且有機會得一個全權辦理的職務；我想了無數法子，用了無限量力，然而計窮力竭，仍然大致不過與沒有我一樣。回頭想想，怪我不應該預備嗎？只好說怪我自欺了幾年罷了。我們說預備入教育界，以爲我們這預備的範圍是明確的了，其實這還是一個太寬泛了的話。我們入教育界，可以說是預備做教員，或預備做職員；可以說是教這一門或那一門的功課；可以說是辦這一樁或那一樁的職務；又可以說是在大學，或在中學，或在小學，或在別的學校。教育是一個抽象的總名詞，我們人一定要放在一個具體的特別的事務上去。這卻是我在就職業以前，未曾夢見的事。所以一到了職業界，我簡直茫然無所措其手足，實在只當一點沒有預備。其實亦本沒有一點預備，便說對於教育通論的觀念，亦很膚淺，沒有甚麼切實系統的見解。咳！我固然是這樣了。請問會內外的同志，各人自信是怎樣呢？我們閑居無事，說不要錢的話，便是甚麼政府庸懦無

能，甚麼管理教員昏愚溺職；其實自己姑且把那不可一世的無根的自信心，暫且壓抑下去，再看看自己真正可靠的本事在那裏，社會上懇切需要的人是那一種，你能為社會做那一件事。我想若我們僥幸肯不自欺，必然亦該懇切覺得一種特殊方向的預備要緊。換句話說，必然亦應覺得趕快自己預備為社會擔任一部分特殊事業，便從這一點預備充分些的能力要緊。

我們若不是分工的為社會做事，那便社會的事，將總只有一般膚淺浮泛的知識才能的人做。我們既不滿足這般人所做的事，我們便不應該不求些專門的，──專門中的專門的──知識才能，為社會擔任一部分專門的分工的職務。

一個人越是感覺得要分工，他越會感覺得要聯合。其實天下要做的事很多，我們一個人的力量很小，生命亦很短，天下事決不是一個人做得完的，這原是很粗淺的一個道理。却是一般人太自信了，他便覺得只好他一個人做。若他再明明白白的反省一次，我們越是要使自己可信，越是所學的專門，越是自己可做的事範圍要縮小，再即如這縮小到無已復加的範圍內的事業，仍然不能不靠朋友的協同努力；範圍以外的事業，更不能不待我以外的同志分途擔任的做。這樣，還能不覺得聯合同志協力互助的必要嗎！

分工了，而不互助，仍然是沒有益處。因為天下事不僅僅是一方面做得好的。然而分工與互助，若非先多少受一種合理的計畫的支配，仍然要糟蹋許多的精神力量，分工與互助，不能各盡其妙。因之，終不免人自為戰的弊病，分工的進行，不能十分安心，互助的組織，亦不能十分圓滿。所以要說創造少年中國，不可不注意合理的，有計畫的分工與互助。

然而要盼望大家受這一種計畫的支配，這不是甚麼可以把法制規約強迫的事；因為人的意志，都有他的自由，沒有人應該強迫那別一個。但是大家要受這一種計畫的支配，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便怎麼辦呢？我的意思，先要同受一種計畫的支配的人，有徹底的了解。因而大家以他的志願，同時分途，在這計畫底下做工。換句話說，亦可以說是先就已經徹底了解的人，以公共意思建立這種分工互助的計畫，因而大家一同在他底下做工。

我請問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我們的學會，是一個已經彼

此澈底了解的團體已經有了一種合理的分工與互助的計畫嗎？我們若盼望眞個我們的學會能擔承創造少年中國的任務，最近期間，我們不應該討論這樣一個計畫的設立嗎？實在少年中國學會原來所以成立，未必不有些由於分工與互助的覺悟；然而像今天這個樣子，我想這總還不夠我們的理想得很。我還望我們的同志人人重新的考慮一番，到底要不要創造少年中國？到底要不要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到底我們應不應該分工？應不應該互助？到底應不應該商量設立一個合理的分工與互助的計畫？

我盼望我們同會的同志自覺的起來，做這個創造事業。最初而最重要的一步。亦盼望不同會的同志，自覺的起來，亦幫助我們做這一步。但是假令有人以爲我們是不可信，不可靠，因而不願幫助我們呢；我想這亦不是甚麼要緊。我們時時要自己勉勵，自己警惕，總莫走到不可信不可靠的地步。但假令人家一定不能信靠我們，我想他們亦儘可結他們的團體，做他們的事。只要確見事是應當如此做的，縱不屑於與我們一同做，亦沒有理由便說是不該做。越是不了解我們，越是要信靠自己，越是要找了解的人，結可信靠的團體。其實我，或者還有好多同志，所以結合於少年中國學會旗幟的下面的，都是看得這樣的結合，可以信靠以創造少年中國。倘若直是不可信靠，沒有希望，豈但不願別的同志加入，便我們亦無維持發展他的必要，我們還會甯讓他瓦解煙消呢。

我們爲創造少年中國，故必須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或其他類似的團體；但無論是少年中國學會，或別的團體，我們總望他能在一個合理的計畫之下，分功而互助，以完成創造少年中國的事業。可愛的同志啊！這是我們應該大大注意的事，你們亦都覺得麼？

（三）創造少年中國與羣衆生活的修養

我們談分工與互助，要一種分工與互助的修養；上一節就可信靠的朋友說，我們不該因主義不同，意見不同，所習學科不同，所執職業不同，妄生許多分別，互相疏遠冷淡。這種地方固然用得着我們捐除成見與朋友合衷共濟；但是假如這些朋友是理想的如此可靠呢，我們或者亦許願這樣做。但天下那有如許理想可靠的朋友呢？

朋友所以不能到理想可靠的田地，那原因很多。譬如在求學時品格才能沒有充分的修養，又無毫不客氣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或有朋友因自己剛愎或浮躁，不能領受忠告的益處；此等弱點，一到了職業界，有了地位名譽金錢的關係，遂使朋友愛莫能助，只好讓他成一個不可靠的人了。因此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難題，那便在求學時應該剖腹抉心的與同志相要約，常常反省。常常接受忠告，常常給朋友以忠告，常常在發現了自己過失的時候，拚生死來改悔他。這樣，便過無不知，知無不改了。然而亦還要在就職業時，減少那些地位名譽金錢的離間，這樣纔永遠是知己知彼，生死患難的朋友。我眞盼望世上所自命彼此知己的少年朋友，大家都注些意：少年人無利害相牽連的關係，說甚麼知己，那裏靠得住？只要利害一到頭上來了，便彼此生出界限，亦便生出嫌怨來了。固然世態炎涼，貧賤結交，每每是靠不住；其實我自問在做事的時候，因爲憑良心不能不捨棄我的朋友的地方亦很多，這裏若說有世態炎涼的關係，我想我與我的朋友都不肯這樣疑惑。所以我的意思，還請現在無利害關係的朋友彼此想想，將來的友誼，怎樣能在創造少年中國的事業中，彼此得個背靠背的幫助？

然而便令朋友不能到那樣理想的可靠，我們不能不善處他，至少亦不能不暫時善處他。所以說不能不善處他的，因我們做事，常待各方面的幫助；便令這事業中間，亦常不能不得幾個並非十分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或者甚至於在有些情況中，不由我們不與那非十分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我們固然盼望理想的我們自己的事做，然而這種事一刻不能得着，而且便得着了，亦不能與此外的社會絕緣，仍然有許多地方，要靠那些非十分可靠的朋友幫助，所以不能不善處他。至於說不能不暫時善處他，讀者或者要怪我不免有些政客利用的習氣。誠然我不應說假話，我實在覺得有些朋友，應該這樣待他。自然這實在是有些不誠意的利用，然而我亦反覆想了的，終以爲不能不取用這種手段。天下事除非是可以不做則已，若定要做，而我們又決無這些十分可靠的朋友做，那便怎麼樣呢？依我的意思，我便不能不還在此時可靠的朋友，或在此方面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這種朋友，我實在沒預想着是可以永遠相處的，亦未嘗不盼望可以永遠相處；然若他的品性才能，既不能進步到十分可靠的地

步，所以到了別天別的事情上面他便不可靠了，這應該爲朋友犧牲事業呢？還是應該爲事業捨棄朋友呢？還有一般朋友，我並很少能信靠他然而我不能不與他分些時間周旋實在自己問心這譬如是欺騙他，但我有甚麼方法呢？我既不能不與他處在一個社會裏面無論我做事有時少不了他們的一點助力；便不盼望他們幫助，亦要他們不妨礙我做事纔好。自然我雖不望與他們有時協同的做甚麼事，我只有這樣待遇他們。便說我是利用朋友，有甚麼法子呢？但是與政客的利用，我想究竟是大不相同：

政客的利用，我很不贊成；因爲他是欺騙人家，謀自己的利益；所以一旦被人家知道了，便會成爲深仇大恨。我的意思，我們要爲天下做事，仇恨是不可有的。所以這樣釀成仇恨的利用手段，是要避免他的。然則我怎樣利用朋友呢？我於要利用朋友的時候，總立定志向要使與我一同做事的朋友，多少得些好處；假如不然，亦決定不致使他們得些壞處；再不然，亦決定不致使他們比我們得壞處更大。我常想我或者不免有些地方對於一同做事的人，用些不肯之心相猜度。其實我亦很信天下肯犧牲願向上的人，未必只有我；而且我亦未必便眞能趕得上我朋友的肯犧牲願向上。但是我常想得人人的志願不同，境遇不同；我雖能用概括的話在平時與朋友互勸的去走犧牲與向上的路，然到共同做起一件具體的事實來的時候，若非朋友自覺的肯犧牲願向上，我總不敢苦勸朋友，更不敢強迫朋友。其實我信這亦是當然的道理。向上與犧牲，這自然是兩個好聽的名辭；然而好容易做到？即就我自己說，我有許多時間受各種環境牽制，終不能到理想的向上與犧牲的境地。即令沒甚環境牽制，還很有許多時間，因心性上的弱點，不能順理袪慾，因而無以自拔於罪惡。固然有些時候，反躬思維，幸而不勝良心之譴罰，不能不改過遷善，然良心勝不過私慾的，亦豈不隨處發現？在這種地方，不知我的，他自然會說我原不是肯犧牲願向上的人；即我自己在環境改善了一步，或覺悟的程度更深切了一步的時候，回頭想想，亦何嘗不自信以前原不是肯犧牲願向上的人？然而眞能平情審度，便知道這都只怪自己不能善處環境，不能勇敢的與私慾奮鬥這都怪自己的不幸，不然便怪自己不聰明或無力量。我因此常想我們的朋友，今天一定不是這麼樣子嗎？既然是這樣子，那便

他們表面上做出些不犧牲不向上的事來，不能斷定他必然是不肯犧牲不願向上的人。果然他有不能犧牲或向上的原因，我們不能爲他改善環境，或用各種方法促進自覺。便不應專門苦勸强迫人家犧牲與向上，使他不敢與我相處。我因此所以我拚命的自己向犧牲向上的路上走，終於不敢一定把這期望朋友。所以我與朋友一同做事，我總務求減少朋友方面的勞苦與損失，甚或自處於勞苦損失，而處朋友於安逸幸福的當中；即令不然，我亦總令自己處於比朋友更有大些勞苦損失的地方。這種辦法，似乎效果還很不錯。我不定是賣弄我這政客手段。我亦很盼望與些澈底了解的朋友，剖心瀝膽的共事。這種朋友，這樣的共事，我亦曾親身體驗過。不過無論以前或者以後，總不能不與比較不十分了解的朋友共事，那便不能不這樣子。我以爲必不得已而利用他人，亦沒不可以的。但是我們利用他人，是要爲社會的公益事情，而且還要兼把他人的福利顧着；我們決不可利用他人來滿足自己的私慾。這樣便令我的手段被人家識破了，他亦只有可憐我的愚衷，甚至於要感激我的苦心。

我說了這一段不純正的話，不知道讀者是怎樣想。其實我是故意不避「利用」的兩個字眼。說好一點，便是「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寬以薄」的老道理。這個道理，本是經了幾千年，然而就羣衆生活的修養說，實在還不失爲有價值的敎訓。現在有許多人自己還做不到一步，却嚴刻的責備人家沒有做到一百步；這樣所以彼此沒有一點原諒，亦便不能有一點容忍，始而以冷嘲熱笑爲勸善規過，終而一天天不了解，一天天疏遠了。我從前常想着中國社會情形，每每同一團體，總不能容着兩個有力的分子；以爲這是忌妒的劣性根使然。現在想起來，忌妒的劣性根，自然有些，在這中間惡作劇；然而便令沒有這惡性根，只那不留餘地的朋友責善，亦一樣可以傷害朋情。現在的社會，既是這樣人人逃不脫環境的牽掣；即令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幸而逃脫了幾分之幾的這等牽掣，這可以說是十分僥倖；我們自然盼望人家亦都至少像我，然而這只好由他的自覺，使他走我走的一條路，不能由我硬派他走那一條路。而且果然我必要與他一同做事，他便不走我走的一條路，我亦不好便傷了他的感情，妨害我們協力的合作。何況做好人亦未必一定要走我這一條路？亦未必定要走與我一樣的路，到一樣的遠，纔可

以說是配得上與我一同做事呢？

由上面所說，便可知道要與人同事，而能得他的助力，我們定要多原諒人，少責備人。我們既要多原諒人，少責備人，便知道一切的事，不可不多靠自己。怎樣靠自己呢？我想這不是幾句話說得完的。不過我要請有志青年注意，我們學校所受道德的訓練，自己所作修養的功夫，不能說沒有一點價值；但是向來所說的道德與修養，最缺乏兩個要素：一便是活動的修養，一便是合羣的修養。合而言之，便是所說羣衆生活的修養了。活動的修養，是就做事的材幹說；我們的讀書人，向來把曼靡的文辭，玄虛的幻想哄住了，總把做事的材幹，以爲是不足學習的事。誰知一到事上手來，便慌亂不知如何措手足了？合羣的修養，是就與羣衆一同做事的材幹說，自然這與所說活動的修養，是羣衆生活的修養的兩方面。我們的讀書人，多少都有些書獃氣，總不感覺合羣的必要。這一則因爲他原從不想做甚麼社會事業，所以他無需乎羣衆；再則因爲他看不來這些羣衆種種色色的怪相，所以他不屑與他們相周旋。若使天下事本可不做，本可不需與羣衆一同的做，那原沒有話說。然而又沒有這道理。孔子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說，「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我要問你們這些書呆子，你們若眞是孔子之徒麼？怎忘記了孔子是「栖栖一代中」的人，誰是像你們這樣做書蠹生活的呢？

在這排山倒海似的德莫克拉西的潮流中，我不信我們可愛的青年，還有那非爲君相無以利濟天下的癡心思。孔子雖被人稱爲素王，但他決不配眞算君相。他雖做了三個月的司寇，隨後席不暇煖的奔走列國，芒芒然如喪家之犬。然而他的影響，在中國是如何的大呢？此外中西一切不朽的事業，固然亦有些是君相所做的，然而究不如學者，平民，婦女，寠人等所做的多。即遠如江愼修，近如張季直，個人一二十年的努力，亦復功績炳然。若歐美各國議院政治，社會運動的效果，有目的更共見了。我們既看見這些事實的證據，應該可以信平民的能力，應該可以信由社會活動中改造社會的可能。而且我們只須稍仔細想想，亦不難知道想在政治界佔一個勢力，狠不容易，而且常須要用許多不正當的手段，憑藉些不正當的勢力。果然靠這種手段，這種勢力，便得達到想達到的目的，然而每每因以前既靠了不正當的勢力，

現在反爲不正當的勢力所刼制；豈但到了那步田地不能利濟天下，反而只有同流合汚的，與一般張牙舞爪的打成一夥兒。現在國內一般不堪的然而負重望的政黨黨魁，我想他們未必便眞是壞人；至其是因利用惡勢力反爲惡勢力所刼制，我敢說這至少是實在的情況。

現在的南方政府，北方政府，甚麼黨，甚麼系，督軍，議員，政客，都只是二五等於一十；我們這幾年該已經看得夠了，──中國的事，只有靠我們；只有靠我們從社會活動方面努力，我想這或是可以不待多說的事。所以我們對於羣衆生活的修養，不可不十分注意。這亦可以不待多說了。

我去年當學潮初起的時候，看見許多學生界不能滿意的事，令我處處想起平時沒有一種羣衆生活的修養的壞處。其實這種壞處，不但學生界有他，幾於我們的國民人人都有他。所以人家笑我們是一盤散沙，十幾年了，我們到頭仍是一盤散沙，沒有一個羣衆事業曾經維持得長久。這樣，談甚麼救國呢？當時我就感觸所及，便將羣衆生活的修養應該注意的事，列成一表。現在忽忽已經一年了，這一年中學生界的事，越鬧越糟，別方面亦似乎沒有人幾多注意研究羣衆生活的修養；現在我們談創造少年中國了，我想這個表，或者還可以備同志參考呢。現在鈔在下面：

羣衆生活的修養應注意的事

- 活動的修養
  - 計畫力
    - 事前計畫（周密）
    - 臨事計畫（機警）
    - 事後計畫
      - （審愼）……防流弊
      - （恆久）……防中輟
  - 魄力
    - 對事
      - 勇猛
      - 肯負責任
    - 對人
      - 能指導
      - 能分配任務
- 合羣的修養
  - 得人信心
    - 示以高尙純潔感情（無私）
    - 示以成功成績
      - 無爲高遠事
      - 無爲易失敗事
    - 示以不斷損朋友成績
  - 和平謙遜不與人生惡感

- 待人助力
  - 以感情勸人
    - 愛他
    - 信他
    - 助他
    - 諒他
    - 加增善感
  - 名利讓與他人
  - 勞怨自任

若要詳細解說這表，亦許便會可以成功一大本書。我亦明知一氣說了這多，早令讀者厭倦了，所以我亦不願過於詳說。但我想既是羣衆生活的修養為我們青年所最缺乏之，而且亦為所最需要的，我不能不盼望或者這個表有值得讀者一看的價值，而且盼望讀者肯詳細的就這表加以考慮，加以反省，而且我究竟不能不另外加幾句話。

甚麼叫計畫力？換句話說，便是會想法子。我們為甚麼要注意計畫力？因為我們要事業成功，不願意他失敗。我們做一件事，總是要他成功，不願意他失敗，這是一定的道理。或者有些太熱心的少年，幾乎有些歡迎失敗的意味，這姑且留得以後評論。不過以我猜想，大概就普通一般少年說，總是不肯歡迎失敗的。那嗎，怎樣能不失敗？怎樣能成功？一定是大家願意研究的問題了。就我表上說起來，我可以說，一個人要隨時都會想最好的法子，無論事前，臨事，事後，總不可有一點疏懈，這樣便狠容易成功，不容易失敗。普通做事的人，事前多半沒有一種計畫，有計畫亦不是很精密，便粗率孟浪的幹起來了，所以容易失敗。如事前有一種計畫了，又不肯臨事處處講求變應的方法；無論你事前計畫怎樣精密，總不能與事實處處相應，這亦是失敗的原因。或者臨事亦仍然能夠機警了，事後便懈怠起來，只當是這件事已經成功；固然這件事在一部分是已成功了，然而若非我們用始終不懈的精神，處處防微杜漸的做上去，到頭仍或不免失敗。總而言之，我們要想不失敗，最要便是無論這事臨時或前後，總要常想最精密的法子。我們所想着以為精密的法子，每每並不能到理想的精密田地，所以我們不可過於信賴一時的計畫，忘記隨時體驗，隨時改進。因此，第一我們不可有苟且的心理，不耐煩太精密的計畫；第二我們不可有執拗的心理，不願意於原來的計畫有些修改增益。這樣，或者不容易再有失敗。

有人說，計畫太精密了，實行便會不能勇敢；這樣的一句話，從

一方面說，自然亦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不要把我的意思會錯了。

我說計畫要精密，亦不是說一定成功，一定不失敗。我們向未做過的事，說他一定成功，怕無論怎樣精密的計畫，亦不敢這樣擔保。既然如此，我們不僅要計畫他怎樣成功，亦還要計畫他失敗了成甚麼局面。那便是說，失敗的時候，所受的損失，是不是仍然有他的價值？再不然、是不是我所預備忍受？人的大患，在預先不計畫這些事情，一相情願的以爲必然成功；及至失敗了，便沮喪懷疑起來了；不然，便只好說些自欺的慰藉話，以減少這出於意外的痛苦。這是如何的不自然呢？我的意思，使失敗的局面，亦須預先想到。這樣，我既胸中了然於得失之數。照我想應該只有越勇猛做事的道理，豈有反不勇敢的事。總而言之，我們做事的勇敢，有時僅出於血氣的感情，有時則出於智理的裁決。智理的裁決，總要附加些血氣的感情，纔見得清楚；行得勇猛。若沒有智理的裁決，僅僅煢盲目的感情做事，每每力量會用得歧路上去；這便算能勇敢實行了，豈是我們所盼望的嗎？

有人說，我不會計畫；便怎樣呢？誠然，我看見了有許多少年；他沒有計畫的能力。這便是平素不注意這方面修養的原故。平素應該怎樣修養呢？譬如學走，只有去走，學跑，只有去跑一樣，學計畫事務，亦是要平素肯計畫事務。平素有甚麼事務要計畫呢？對於自己的功課，常常要計畫些最聰明學習的法子；對於家庭學校的事務、有些地方，要不怕參預，而且參預的事，亦是要悉心悉力的爲他計畫。這樣計畫了，再隨時看他發生的結果，隨時批評他，修正他。自然起初總不免有完全計畫錯誤了的，這譬如小兒學步，總不免跌交一樣；然而跌一交便長一智；在無關緊要的事中失敗了，我便越發可以在大事業中成功了。現在少年誰這樣想呢？平時醉生夢死，一切關係自己的事，只知道聽人家安排等到有一點公共的事來了，便令他攘臂而起，亦只以爲這是他出風頭的機會；不然亦覺得這已經是做到他本分以外去的大功德了。所以他肯實心實力的做事，便已不多；更沒人肯耐煩當自己的事去籌畫。這樣，所以他永遠沒有學習計畫事務的時候，永遠不能到會計畫的田地呢。

再我們還要看，我們要能做事，亦不僅僅是會想法子便夠了。周密，機警，審慎，恆久，都是普通所認承的德目。從活動的修養方面看，或者還會深切些感覺得他的需要。我們不是具備這種德

目，不能有我們理想的計畫力，而且不能執行我們自己的計畫。

甚麼叫魄力？換句話說，便是能做事。我們見濟了不做，不肯勇猛的負責任的自己做，不能指導人家分配任務與人家，使他與我一同做，那自然簡直是無意義，不待多加說明。或者有些人說，我這指導分配兩個字，用得不妥。因爲這是一個領袖的口氣，不是德莫克拉西的社會所能容受的。但是我的意思；卻以爲說這句話的人、或者是只看了一面世界。不但應爲德謨克拉西的，而且應爲安那其的，這些話我實在深信。不過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在羣衆裏做事；不應該有一種領袖的精神，我卻有些信不過。我以爲領袖的精神 Spirit of Leader 與領袖的態度，Air of Leader 是截然兩物。領袖的精神，是不可不有的。領袖的態度，是決不可有的。我說領袖的精神，便是指能指導，能分配任務。

但是最要注意能字。假令我指導人家，人家不受我指導；我分配任務與人家，人家不受我的分配；這便不是能，這便證明他不是有領袖的精神了。怎樣必定使人家能受我指導，受我的分配呢？第一，要把領袖的態度，滅除得乾乾淨淨；第二，要自己勇猛肯負責任；第三，要有那表所列合羣的修養所有的條件。我們要把領袖的態度滅除得乾乾淨淨；卻又要把領袖的精神，保持得完完全全，許多人一定要想着這是不可能的事。其實不知這眞緫是我們要修養到的地步。我們爲甚麼要有領袖的精神呢？羣衆的心理，是粗率浮躁的，這是凡研究社會心理學的人，都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卽就少數人的團體說，只要是三五人以上的團體，那團體的分子，都會要比平時粗率浮躁些。所以我們不能不冷靜的去指導他。而且這三五人便假令不至粗率浮躁，亦每每不能人人有狠精密的計畫力，這樣便那計畫力較精密的人，還不能不負這指導的責任。然而還有一件要注意的事，羣衆固然就客觀說，很是需要指導；然而就主觀說，卻又很不高興受人家指導。所以領袖的態度，甚至於企求一個領袖的名義，那誠然是不能容受的。然則我們應該怎樣辦呢？依我想來我們總應該避去表面顯明的指導，專意從裏面人家不覺得的地方用功夫。這正是老子「爲無爲，事無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的意思。（這是我解釋老子無爲意義，與高一涵先生直認爲無所爲的意見不同，可惜此處不能詳說。）怎樣能指導，卻敎人家不覺得呢？我們果然得了人家的信心愛心，只要我們不擺出領袖面孔

來，並用不着甚麼詭計，人家自然樂於受我的指導。但是我們亦還有幾件要注意的事：一不可自信太專，二不可求效太急。我們既與人家共事，無論我的意思不完全都正確，人家意思不完全都不正確。卽令是這樣，我的意思果然不能得人家信從，有些時候，還只有犧牲自己意見的。這樣的犧牲，自然不是說沒有制限。重大的根本的主張，沒有一並犧牲了去取悅羣衆的道理。但是無關重要的地方，果然有必須犧牲的，我們却一定不可以「小不忍」以「亂大謀」。況且我們既然不是聖人，我們的意見不應有不待任何人糾正補救的地方，這尤其見有容納人家意見的必要。至於求效太急，亦是太熱心的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不是說急於求效是不應該。但是因求效太急而致於僨事，這便太不划算了。我們因求效太急，很容易期望同事的人太多，責備同事的人太嚴。總而言之，只看見人家有一點不如自己，便易生出忿怒嫌惡的心。這樣，同事的人便不能不感得他的難與相處，不能樂於受他的指導了。其實我們若能細心體驗社會上實在的情形，我們大可以放膽的向前面做。雖然，或者不能像我們理想那快的時間，能有像我們理想那大的成效，但是只要我們的努力能夠繼續不斷，我們終要完全實現我們的理想。我有甚麼理由這樣相信呢？第一，我深信一般的人，雖然感情與意志是彼此程度不同，但是都有差不多一樣的向上心。所以我們只要保持，且激發一般人的向上心，縱然他一時意志不堅決，感情不濃厚，不肯與我走一樣的路，他只要沒有環境的牽掣，遲早總要跟着我來。至於有些因見解不同，而不肯走一樣路的，只須大家總肯研究，總肯實驗，再總肯服從良心，改過遷善，儘不必定要太快了的求大家各事都要一致，他自然要有一天會成爲一致的。因此，我信只要是向上心還能保持，還受激發的人，我們儘可以寬以時日，從各方面提撕他，驚醒他，却同時耐耐煩煩的等待他。自然可信靠他會覺悟，會站起來，會跑到我前面去。假如不然，我罵他，我譏笑他，越鬪他亦越覺得不肯與我一同的做事。不然，亦會越覺得不願與我一同的做事了。第二，我還確見一般人不肯受人指導的，每每因於文字的爭執，或者便是一個好勝的心理。既是這樣，我們儘可拚命的在文字方面犧牲意見，却一方在實際上，一樣可以得完全的勝利。這似乎是很狡猾的手段。然而我究竟望讀者仔細想一下。我們求事業成功，不可不用這樣的手段。而

現在一般肯做事的少年，恰得其反。人家爭執文字，他亦爭執文字；人家好勝，他亦好勝；這怎怪他越鬧越達不了理想呢？

我這裏又誇了一大篇駁雜不純的霸道話，或者讀的人由這裏可以看見我的爲人，有許多的朋友，亦許因此纔知道我是大陰謀家。然而我這所說的，只怕中間還有許多並未能十分實踐，若讀者都肯照我這所說的實踐去，我還馨香禱祝之不暇，管你罵我是陰謀家或甚麼呢？但是亦還有幾層要補叙的，一則從上文看起來，是與政黨領袖大不同的。在這裏面，既永遠盼望不到領袖的名義，亦永遠不可擺出領袖的態度。而且一切行事，只可以用去圖大家的幸福，斷不可用以圖謀個人的幸福；再不然，圖別人的幸福，至少總比圖自己的幸福更要緊。不然，人家必不肯受我的利用。所以這樣說來，所謂領袖精神，所謂利用手段，不能照我們普通的解說。質而言之，便是與羣衆相處最良的最應該具備的品格同能力罷了。再則我們要爲一個事情成功而不失敗，固然自己要有領袖精神，亦不能不一樣盼望朋友有領袖精神。我們很容易知道無論任何事件，沒有一個人能做得好的。這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望有有能力的朋友，亦不能不望朋友都能有能力。我常想一個希奇的比喻，譬如我們是太陽，我們要有朋友做我們的恆星，每個恆星，要有朋友做他們的衛星。但我們要竭力使每個衛星變成恆星，以至於變成太陽。那便是說，教他亦漸漸有許多朋友圍繞他，漸漸更有許多朋友圍繞他那些朋友。這樣，便結成了一個大團體，譬如這些星，結成了一個大宇宙一樣。我們要竭力求自己做一個太陽，但不可以自己做了一個太陽便罷了，還要幫助朋友每人都做一個太陽。還要幫助所有的人，每人都做一個太陽。許多人見不及此，他自己成了一個太陽了，便顧盼自雄，把一切的事都集中於他自己身上。這樣，便發生兩個弊病：一個是他的事太多了；便終易務廣而荒；一個是平素事權既太集中了，假令他死了，或有別的障礙，便會一切都亂起來。或者永遠失敗了。所以我們固然要自己做領袖，亦要人人做領袖。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朝鮮亦未必沒有人，只一個安重根殺了便完了事了。我們今天說創造少年中國，便令我們很有自信自任做領袖的人，然而若亦只一兩個人，假令因這個原因或別個原因，他亦有不能自由行動於社會上的時候，我們是如何危險呢？所以從這方面說，我們雖沒理由怕人家有如此領袖的精

神但如只一二人有這樣領袖的精神，就社會說，是很危險的事呢？

我寫信黃仲蘇討論我們的會務，我說現在最應注意的，是要打破人的中心建設主義的中心。建設主義的中心的意思，便是表示我的盼望看見創造少年中國分功與互助的完全計畫。我以爲這是我們學會眼前最重大的事情。打破人的中心的意思，便是表示我的不願看見學會的事權集中於一兩個人的現象。我信這亦是我們學會要防的流弊。然而現在想起來，我說打破人的中心六個字，究竟只表現了一方面的意思。就實際上說，我並不是不盼望我們的同志要自命爲學會的中心；但是我不盼望一兩個人像這樣，盼望每個人是這樣。我們的學會，必然是要每人自命爲學會的中心，纔會有充滿的活力，纔會有雄厚的實力。推之至於社會，至於國家，至於全人類，亦是一樣。我們不要想着教人人做學會乃至社會國家人類的中心，那是不能有的事。我們自己總要站起來做一個中心，而且同時亦總容納輔助別人，亦使他成一個中心。但決不可只期望責備人家去做中心，却把自己本分忘掉了。總而言之，多一個自任中心的人物，便團體內多一部發動機，多一個活力的泉源。多一個中心人物，總比少一個中心人物好，所以我們儘可以不必觀望人家自己起來至少亦比不起來好。同時亦要記得，少一個中心人物，總比多一個中心人物壞，所以我們若自己把事權大攬多了，妨礙人家的發展，或養成人家的惰性或倚賴性，總不是應該。

這樣所以我的安拉其見解，與這領袖精神的見解，得了一個調和。而且我亦深信，要說打破中心，除非人人自爲中心，或多數人自爲中心。現在一般太熱心的青年，未免把德莫克拉西看得太單純了，眞想世界可以永遠不要中心。這樣幹去，無論你口裏說得怎樣天花亂墜，實際上只要人類還想生存，中心總是打不破的。因爲當眞像這樣的打破了中心，社會便會呈停頓紛亂的狀況，不要兩天便會大家感覺得不安。那時强而狡的他自然會出來做中心人物；愚而弱的自然亦會五體投地的匍匐他的面前。我國革命以後，軍閥這樣猖獗，亦有時鼎鼎有名的政治家，都甘心把北洋系做政治的中心，便是一個死證據。所以我說要打破中心，非人人自爲中心不可；亦以這一樣原因，我信要求無治，非人人自治，或每個團體自治不可。我們學會的同志呵！你當眞

是有要創造少年中國的自覺，而加入的麼？你還不立刻起來自任爲學會的事業做一個中心嗎？我們凡在羣衆事業中做事的有志少年呵！你們亦盼望這事業的功效大而久？你亦不覺得應該立刻起來，爲你們的事業做一個中心嗎？

有些肯出風頭的少年，他倒未必眞有做一個中心或領袖的決心；然而那一副主人翁的面孔，卻是擺得十足，甚至於有些人遇事自己不肯動手，卻對於同事的人，頤指氣使的，如待遇屬員的一樣。這樣的少年，在學潮中亦不少遇見。我要說句刻薄話，這只當是永遠沒有做官僚的能力；却偏要嘗試些官僚的意味。這樣的人，只是官僚的縮型，當然幹不了甚麼事。再還有些少年，或者不至於此，然而他在羣衆事業中間，氣性大了，度量小了，每每譏笑這個，斥責那個，總以爲無可共事的人，而不自咎他的不善與人共事。這類少年，雖然不好說他太很了的壞話；然而我不能不盼望他們反省，我們是同人 fellow-men 做事，不是同奴隸做事。這些人你可以不滿意，然而你只好激勵他，督責他，啓迪他，不容擺出那些少爺公子的氣性，越敗壞了大家的事。總而言之，我們眞要創造少年中國，總不可靠多了人家，亦不可責望多了人家。煩重須負責任的事，總還得自己做，而且要常找最好的法子，用最大的力善處這合羣的生活。

關於合羣的修養，我很注意得人信心，因爲只有得了人家信心，纔可以減少因不了解而生出來的阻力，而且使人家樂於相助。得人信心之法，我的意思很注意表示一種態度，使人人共見，以喚起他的信心。這樣一種公開的人格，在談舊道德的，每要笑爲務外，好名，掛招牌做君子。但我很信做好人要是有用，所以我簡直看得掛招牌做君子，爲我們應取的修養方法。不過這招牌要與賣的貨色一致，纔可以「以廣招徠」；不然，豈但不能得人信心，反會失人信心，那便不是我們盼望達到的境地了。

現在的一般人，把政客欺騙夠了，所以他很怕人虧損他以自己漁利。我們要得人的信心，最要避他這樣的懷疑；所以我說一方要使朋友完全相信我是無私的人，一方亦要使他完全相信我永不至虧損朋友。這一則需要眞正的品格，一則需要顯明的成績。徒然想把招牌掛起來，招牌亦掛不起來的呢。

再則我很注意使人相信我是常常成功的人，所以我以爲我們不可做高遠的事，或者易於失敗的事。但這須加個解釋。我並

不是說做高遠的事，或做事失敗了，總是不應該。凡是重大根本的改造事業都是高遠的，不免失敗的。但是高遠的目的，我可以分爲一段一段的路程，這是自然合理的辦法。我們固然要認清我們最終的目的，然而我們不可只望見目的因目的是太遠了，許久的時候還達不到，既許久的達不到，我及羣衆中的稍怯懦的，便會疑惑這是終達不到的了。所以我們要認清一段一段的路程，而且有時簡直可以稱他是一段一段的小目的。這樣，自然在大目的沒有達到以前，我們不覺得他是自始至終的失敗，我們還會覺得已經他是有了很多的成功了。至於失敗的事，我們總要極力避免。自然我們所謂失敗，常是指着兩方面的事說：一方是正如上文，雖路程進步了，却未達到最終的大目的，這我已說明了是成功不是失敗。一方是就方法錯誤，至結果與預期相反而說，這不能說不是失敗；但是正如所謂跌一交則長一智。失敗了一次，如詳細研究此中原因，便知道某一種方法錯誤了。普通人說失敗之中有成功。又說失敗是成功的一步路，這都是說越是發現了謬誤方法，便越近於能發現正確方法的地位，所以便越近於成功了。但我們終沒理由歡迎失敗。因爲我們無論如何意志強固的人，失敗一次，總要阻喪一次。所以只說自信心，做事的興趣，已經可見失敗的爲害了。至於就羣衆心理說，他的疑或信本都只根據於很淺的理由：盼望他們還知道甚麼失敗的價值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方法的錯誤而致於失敗的事，都是要極力避免的。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我想如前說計畫力的完成，而且有一種修養能嚴密的履行那計畫，幾於不致失敗了。即令有失敗的事，總在小處隱微處，人家沒看出來的時候，自己便要考察出來改了他。總之，我們不可不用很嚴整戒懼的態度待失敗，總不可不盡力避免失敗，因爲他是損失羣衆對我的信心，加增羣衆對我的疑慮，而且同時一樣於自信及興趣亦受狠大的挫損。許多少年，憚於精密的計畫，或者太信自己的意志了，便假托說，不怕失敗。其實人的意志無論如何強弱，經一番成功，總得一番激勵；經一番失敗，總得一番沮喪。意志強固的人，在失敗之後，至多亦只能如收拾殘軍以圖捲土重來之計的一樣。這樣的軍隊，試問拿他與那得勝了以後，犒賞三軍，再引他前進的，是那樣的有力？所以人在失敗的時候，本不必懊惱太甚；但未失敗的時候，總要極力避免失敗。固然跌一交便長一智，亦那裏來的人，

一天跌幾交以求智識的長進呢？

關於得人助力之法，我想自然是與羣衆同力合作的人，應該研究的事。我對於這樣的研究所得的結果，狠注意感情的作用，與衰己益人的方法。我說要和平謙遜，以不與人生惡感；又要以感情動人以與人加增善感；我為甚麼這樣注意感情呢？我的意思，及我實驗的結果，狠信感情的動人，比理性的力量還大得多。因為理性的為物，原是人人具有的，然而人都狠粗率浮淺的相信他而且還有時不能奉行他。因此你與他談理性，他或者以為原已曉得，不待你多譚；或苦於無法勝過私慾，你說亦是沒有用處。這種時候，我們切不要傷他的感情；因為傷了他的感情，他或者以為你是不願與他為伍了，或者又以為他是不配與你為伍了。所以和平謙遜，是狠要緊的修養。和平他便不會想得我不願與他為伍；謙遜他便不會想得他不配與我為伍。再有加增善感的一方面力量：愛他，他便會自愛，亦會變為可愛；信他，他便會自信，亦會變為可信；助他，他便不容自安於不可助了，諒他，他便不肯自陷於不可諒了。這樣，他一方不至於妄自菲薄；一方亦不肯妄自菲薄，一方他便感於我的情意，亦不容妄自菲薄。美啊！愛力可以創造世界！我們亦要用愛力，創造自己永遠顛撲不破的團體。

世人喜歡譏笑人，斥責人；雖父母對於子女，亦不免這個弊病。少年人因為受多了這樣的待遇，每每因而不自信不自愛了。其實我們便就客觀的考察，一般少年人，除了沾染太多惡習的以外，究竟不可信不可愛的地方何在？是由於甚麼原因而來？這些少年，亦有時有些向上的覺悟，為甚麼不能維持而發展？我想許多人都要說，他便有不可信不可愛的地方，亦是出於不自覺的受社會的引誘，或無能力抵抗的受社會的壓迫；所以有覺悟而不能維持發展的，有些亦是受了那世人喜譏笑的弊病；換句話說，他便是不能得人相諒相助的原故。我們既知一般少年是在這樣境況之中，而且又知道他的周圍，處處是被不相信，不相愛，不相助，不相諒的空氣所包紮；我們不可不用很大很純摯的愛心，與他打破重圍；諒他，助他，使他越到可諒可助的地位；信他，愛他，使他越有可信可愛的品格。愛的神啊！偉大的神力啊！他可以使一般少年，都到我們的田地；而且使我們或為永劫不能解散的團體。你要人家死力助你，你先要死力助人家。有志的青年啊！

快起來藉愛神的幫助，爲創造少年中國結死黨。不然能做甚麼事呢？

而且同是一樣覺悟的人，在種種方面亦常有意見不能一致的地方；普通的人在此處，每每彼此詆譭，否亦把一切停頓下來，專於去求意見的一致。不知在這不能一致的意見以外，儘有許多可以協力做事的地方；這裏亦是與其靠理性的求幫助，不如靠感情的召幫助。我們要使無論怎樣與我意見不同的人，一樣願幫助我，一樣不容他自己不幫助我，這是有理由的盼望嗎？靠愛神的助力，這是十分有把握的盼望。

至於我說名利歸之他人，勞怨自負；這仍是我所說「減少朋友方面的勞苦與損失，甚或自處於勞苦與損失，而處朋友於安逸幸福當中」的意思。亦便是我所說不虧損朋友的意思。自然朋友與我一樣有決心犧牲名利，自任勞怨，那功效更大了。不過正如前文所說，我不能苦勸强迫朋友這樣，所以亦不好只是這樣期望。有些少年期望人家太多了，所以總是不足於人家。其實我們要這樣想；假令創造少年中國是應當的，是必要的，卽令沒有一個人幫助我，我一個人還得這樣做；現在既有人與我一同做了，做得一點，總分了我擔負的一點。我們總應該歡喜；總應該感慰。至於一個人的覺悟程度，亦不純是意志的關係，我們假令比人家多覺悟一點，回想起來，亦應該覺得是僥倖；那便我們不可太因人家的不覺悟憤嫉得過度，或責備得過度了。而且假定同事的人，是永不能打破名利關的，或非一刻打得破名利關的，我們自然總是將他望向上的路上引；却在目前的做事不可不儘管讓他在名利關裏面努力。我們若眞懂得人生是甚麼，應該知道名利原不過是笑話而已。誰用得着，便讓與誰。只要能激勵他肯下力同我做事，我何必管他此時打不打得破名利關頭呢？

勞怨自任這句話，是聽厭了的老生常談，就上文亦便知道他的重要。但我看現在肯做事的人，太不注意這了。我們做事的人，固然亦有些人恭維他任勞任怨；然而每每名不符實。只看無論甚麼事情，出風頭的有人，悶地在裏面做事的人便沒有了；做浮淺事的有人，悶地在根本上做事的人便沒有了；做粗枝大葉的事的有人，悶地做拾遺補闕功夫的人便沒有了。所以凡事總只能大概有個頭緒，不能講計畫精密，不能講根本鞏固，不能講內部充實。眞要創造少年中國，我盼望一般有志的少年，還須發個

決心。只要是應該做的事，越小，越隱微，越無味，越煩重難做，總而言之，越是別人不做的，越是要我去做。這纔眞是任勞任怨。若是專找出風頭的事，犧牲一點精力，來博取任勞任怨的美名，我可以說比一點不犧牲的還好；不過藉這樣去創造少年中國，那便是所持者狹，所望者奢了。

以上所說的，不盡是我自己所能實踐，不過亦有幾方面是實驗屢效的靈方。我的意思，要創造少年中國的人，既不能不注意從社會活動上去改造國家，便不能不注意羣衆生活的修養。我們的修養若能以羣衆事業爲目的，一切陳腐的德目，都會顯出他的眞價值。我狠不信一般人所假擬的道德本原；然而我終信有些道德是一條經驗了有利益的途徑，所以我並不敢非棄一切道德。讀者細閱前文，不亦要這樣想麽？

而且進一步說，羣衆心理，亦是不可不研究的。世界既一天天向德莫克拉西的路上走，你可以說這是好或是壞，你不能教他改變他的軌道。所以現在要求適應，不可不講求善於運用羣衆的方法。我假想或者這創造的途徑中，會免不了一番奮鬥的大破壞；果然有這樣事，羣衆心理的變態，要怎樣應付他，更不可不預先講求了。學會的同志啊！會外同志的青年啊！我們要澈底了解我們的任務，是在羣衆事業上面，所以我們要大大預備。過去的學潮，我敢說便是沒有人有能力善於運用，所以糟到這步田地。亦許遲三五年，又有變形的這類機會發生，我們還不努力預備去攫取這機會麽？

這篇文已經做得我不願意的這樣長了，而且冗雜不修飾的地方亦很多，我眞不知道這些意思有沒有可供研究的地方。但是我究竟盼望讀者總能忍耐的細心的看下去。信不過的，駁倒我。信得過的，大家做出來看。下面還有兩個問題：一是創造少年中國與學術的研究，一是創造少年中國與個人生活問題。我的意思，都以爲是創造少年中國狠重大的問題，盼望我隨後寫的，大家還能給些時間同精神看下去呢。

羅素之當初和現在

Sarah Unna 原著　劉國鈞譯

爲了這篇文字，我强將羅素的著作分作兩時期：大戰開始以前和大戰開始以後。這樣一來，實質上原是一種知識論的因爲

注重點的遷移,態度的變換,而有狠不同的意蘊的地方,我就可以指出來。我因此把羅素在一九一八年所刊行的神秘主義和邏輯 Mysticism and Logic 及哲學中底科學方法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都歸入第一時期。

羅素在他的哲學中底科學方法內說「真確受科學所感發的哲學,必定要研究那些乾枯抽象的事物,必定不要希望有可以解決人生實際問題的答案。」但我敢說,在理論的理解這世界,這是哲學的目的,和羅素早年的理想後面還有一種價值的判斷,一種不純由推理而得的「什麼是好」或「什麼是可欲的生活」底信心。因為哲學,就他的最廣義看來,我以為不過是對於生活的一種態度;就他專門的用法上看來,他是對於隱伏在這態度和他的表現二者底下的假定是否真確,作一種批評的研究。換句話說,一切哲學就最廣義看來根本上都是有人生的性質底,都是個人應付環境的組織;而羅素就在離人生最遠的時候,也還沒有他自己所信的一半遠啊!

羅素早年的哲學方法,是經驗主義雜着嚴正的智力主義。他深信人心有用精密嚴刻的分析得着真理的能力。這種分析所顯現給羅素的,是一種邏輯的,數理的,關係的世界,可用嚴刻的心思來領解他,這種瞑想 Comtemplation 說來奇怪,竟可領人到差不多和神秘主義相近底地步。因為他分析越深,這世界越發像是變更了底一樣,「有」Being 這個名詞,漸變而指着由分析所顯現出來而無實際的存在底物類。他說:「如關係 Relations 一類的實體,像是有一種和心及感覺所據 Sense data 不同的「有」。」他又證明還有如「普遍」Universals 這一類的實體,他們的存在也不止是屬於心的。這裏可以見出他的唯實主義的二種根本信條:——知識的對象,對於人心底想起他們或無論怎樣知道他們,是獨立底和關係的外性。在這種樸素的話中,至少有一部分多少是常識的見解;但在羅素的哲學中,和在幾個別人的哲學中一樣,發展成了近於神秘主義拿感覺經驗的世界和「最後實在」的世界即瞑想的世界相比,將感覺經驗的世界看作非真實的見解;不過在羅素的哲學中,「最後實在」的世界,是種邏輯的物理的定律及理想的關係底世界。

羅素對於實際經驗中的真確事物懷疑不信,狠有希臘學者的意味。因為他雖然暗指到希臘學者對於推理萬能的坦白信

心，但他自己在從前的著作中，還有狠不相信衝動本能或直覺可以作人生思想或動作的指導底表示。在他從前的哲學中，狠有許多顯然和斯多噶 Stoics學派的人生哲學及形而上學相並行的地方，依他看來，正如依斯多噶學者看來一樣；世界自有他的位置，與人對於他的觀念無關。他的宇宙是機械的，順從他自己的定律，不肯體合人的內心生活的理想和價值。這宇宙爲非善非惡不可變更的定律所轄。自然的自身，本非善非惡，不過我們對於自然的態度，即我們解釋人類在物類系統間的地位和功能，才會發生善惡。羅素在他的倫理學的要素和自由人的崇拜兩書內，絕不承認自然世界中有些微人的價值。「這就是科學所要我們信仰的世界的大綱，但是更加沒有目的，沒有意義。」他又說：「存在的世界，既是如此如此的性質，由這事實，決不能推出事物的善惡」。因此在羅素看來，完全不下判斷，是唯一的合理態度。至於這態度能否實行一二分鐘，他却不問；他以爲這是可行的，就是了。這句格言，似乎是從一種將人心和外方眞實世界分開，將人看作自然以外的部分底、不知不覺的傾向中生出來的。因爲他雖說人是自然的兒子，但仍屬於他的勢力。我們的事業，只要看事物的本來面目，遠離我們的判斷；而他以爲這種毫不下判斷的態度，是可能的，毫不疑惑。然而看羅素自己的話，就有拒絕他自己學說的意思，這是狠奇怪的了！他說，人的價值在自然世界沒有位置，所以我們應當停止判決。這麼一來，他將價值的判決 Value-judging 放在我們手內，我們將如何呢？除了可以說判定價值是不能免的，並且理想至少就人類說來，的確是眞實世界的一部，和機械論機械的因果是一般的眞實而外，還有甚法呢？只有無意的承認這是不錯底，他才能在自然主義的基礎上建設一種非常的理想主義的人生哲學。

羅素從他找着他自己的地方起手。因爲如柏雷所說，一個絕對論者，怎會知道他可能別的地方起手呢？至於他的常識臆斷，以爲一種辭 Proposition 惟有用別種辭才能證明，他自然不是一切辭都是可以證明的了；所以我們若逐步推尋上去，必會得着狠簡單狠明顯，決不能再從別種根本的辭中演繹出來的辭。他又說：「若要拒絕一種本能的信仰，除了因他和別種信仰衝突，沒有別種理由。」他又說：「從日常的信仰起，一步一步向後，可以推到一種普遍的原理，非常顯豁，而且是不能從別種更

爲顯豁的辭中演繹出來。」所以他的眞理的標準，似乎是自明Self-evidence和相互契合。Inter-Consistency他不信辭的證明，是可以向前方，用他加於動作的實際結果來評定底。所以他推理的結果，得出一種兩元的宇宙：一方是自然世界，這是機械的，對於人的價值獨立底；他一方和這事實世界分別狠淸楚底，有個普遍定律世界，觀念和理想的世界，這世界可以向人類的理性顯現，也値得人類的信仰，然而他却是依他自己的權力存在，和人類的一切知識欲與同意見解毫無關係。不單是數學對於人和人的思想是獨立的，並且我們和存在的全世界，依某種意義，對於數學，也是獨立的。他嘗說：「我們說某物體自身是好的，並不是用作手段而好的，我們就說及這物質一種他或有或沒有的性質，完全和我們的思想欲與無關。善惡是附麗於物體的性質，像方圓一樣，與我們的意見是沒有關係底。」依此正如桑大雅那Santayana所說，照羅素看來，善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好像是第一屬性，不是第二屬性。因爲這絕對價值的世界，可以借着嚴刻的使用理性來發見他，所以羅素像斯多噶學派和亞里斯多德學派一樣，將心或意識的眞正大用，看作玩味這普遍的定律，理想的關係，和絕對的價值底世界。他說「自由的智力所看見的和上帝所看見的一樣，沒有這裏，沒有現在，沒有希望，也沒有恐佈，安安靜靜，不動感情，在純一完全的求知識欲與的中間；知識是儘人所能及底超人我見的，純爲瞑索的。所以自由的智力，看着私事所不滲入的抽象和普遍的知識的價値，比由感官得來的知識的價值大；感官得來的知識，無有不是依靠着全然個人的見解和身體底，而這身體的感官，所攪亂的知識，和他所顯現的一般的多。

羅素不肯用人的理性作數學和邏輯的定律的根本，實可說是非人本主義者。他說「哲學者通常以爲隱在數學後面的邏輯的定律，是思想的定律，是管理心的運用的定律；這樣一來，理性的高尚地位，因此低落，理性不是研究己形的或可能的事物的精髓，却變作一種研究人的事物受我們的限制的東西了。」玩索非人的事物，發見人心可以和不是他所造的事物往來，是制勝那可怖的軟弱，畏葸，和危困的大方法。而這種種弱點，都是承認別種勢力，差不多全能的結果。他又說「眞正生活在多數人看來，只是常常的理想和可能的調和；然而純理性世界，認不

得什麼是調和，認不得什麼實際上的限制，認不得什麼是創造的阻礙，…遠離人類感情，甚至遠離自然的可憐事實，人類漸漸創造成了一種有秩序的宇宙；在那裏純思想能住着，像在他本來的家中一樣；在那裏，人類中至少一部有高尙衝動的人，能從流落在已形的世界中，爬出來。」這種躲在理性的堡寨中間的對付自然的方法，這種注重內部的自由和獨立，狠有斯多噶學派的遺風。

羅素的理想事實二元宇宙論，就是倫理學上行爲暝想的二元論。在哲學問題和倫理學要素二書中，他狠注重絕對的善和適當行爲的便利二者間的區別。這種二元論在他的數學研究和科學在修養教育中的位置兩書中也狠爲顯明。至斯多噶學派注重理性，拿他當作避免日常無目的底生活底地方，我們相信他會到拿「智者」Wise Men 作人生理想且特重智的研究的地步；這正是我們果然在羅素的早年著作中所發見底。他所說的「知識是無人我相的，是儘人力所能及的暝想底，」和「自由的智力所看見底，和上帝所見的一樣，安安靜靜，不涉感情，在求完全知識的欲望中，」這純有眞正亞里斯多德學派的氣息。自然要將知識所論的事，看作在人生與實地經驗不同的境界中了。老實說：就羅素所給與知識的目的看來，這兩重的分別，是狠可以有的結果。所以羅素對於知識的觀念，純粹不是實驗的，這也是勢所當然。他說：「實用是失意時的慰藉物，不是研究的指導。」又說「將數學的結果應用到空時的世間來，他們的確定和恰切都喪失在近似值和有効的假說中了。」他從不想證明智力的活動，是解決人生實際需要的手段，他說以爲這是嚴刻的智力的審美主義。在羅素的哲學中，稍近調和的論調，就是他勉強說「數學在實際生活的効用，雖不是我們的目的，但也可用解決疑難；對於這疑難一切孤獨的研究終難免的。」數理的美，不問他的實用，這多半是他的文字的主旨。他以爲人生不但過活是可欲，玩味眞理這種生活的藝術也是可欲的，他覺要將一切注意實用都歸到僅僅過活的中間去。他既然將事實和觀念，個體的事實和普遍的法則，兩兩分開，那麼，他將人類分作思想家和實行家，分住這兩境界，也是當然的結果。他甚至於說數學自身是個目的，不是爲養成工程師的。所以知識對於羅素是遠離人生實際活動的，却是應當以活動的暝想作目的，好

像審美的興趣一樣。

羅素的教育學說明明白白是非社會的或無社會的教育學說。他哲學的全旨，傾向着智識的個人主義。思想是避免經驗的而不是與經驗合一的部分。教育目的，在使人人能如斯多噶派的自足，而不必更能適宜於和別人相處。各各使生活豐富有意義。在那班熱心智力的人中，自然有智識的社會；但這的確是種有限制的德謨克拉西。羅素雖然也說一切科學攷察都要有精美的互助，但他決不如杜威所說：「社會上根本重要的事物，就是和最賢大的團體所分的經驗有關的，是精髓；至於代表特殊的團體專門的研究的需要的事物，是第二。」

我對於羅素早年的哲學的批評，大概是本於實驗主義的。羅素的觀念的性質和工能的學說，我適才用概括的非專門的話，略說過了。其中所合的種種專門問題，姑且不論；但如照着他擬的教育和生活的方法作去，社會上智識上的結果，又將如何呢？他的知識理想自然要有種特殊環境才能實現。這種社會環境我深信只有一種：就是那實體和精髓，行爲和瞑想的分別，能實行到社會活動上去分出智識的活動和實際的活動底社會。直截說來，就是通俗所講的勞心者和勞力者的社會。世界上的事無論怎樣一定是要做的，仰慕智識的人，既躲入理性的穴中，雖然也有偶然降到動作的世界中來，然而實行這事的責任都落在那些沒有餘暇或沒有方法退隱的人的身上。換句話說，這樣的教育學說，必定要和現今一樣壞的經濟的階級區別，和他並存，而且還要維持這種制度。

再者，羅素雖然似乎承認瞑想的活動，Activity of contemplation 但他早年的態度的確是被動的。他和世界的罪惡相遇，不動感情，然後便先行躲避，却不設法戰勝，這就是他的解決法。若大家承認他早年的解決法，世上的政治，經濟的進步必定受重大打擊。柏銳說：「最能服事生活的學說是離開生活最遠的學說。科學中是如此，這裏也是如此。」這說也準許有幾分不錯。然而離開生活還可爲生活所用的學說必定是能時時還到生活，由生活上取材料，取新鮮的活潑氣象。總之，知識若離開世界便失去眞實的內容。因爲斯多噶派對於實際的和理想的問題底解決法無論怎樣，都不是正當解決，不過是種分割的忠心，依着這忠心，他們將他們看作人類而痛惡底，看作公民而維持之。

這種生活理想若大家予以承認便會退化成爲智識的高歌；徒徒底自鳴高調，而兒童依然困苦在工廠中間，工人依然爲管理權奮鬥，人類的事務依然依着虛僞的公道和陳舊的法律來制裁。

然而羅素早年的哲學也有許多不可忽視的地方。人不能不覺得鼓勵人向前的道德勇氣，熱烈的信心，誠懇和不涉感情的氣象。羅素早年著作所以高貴的，不但因他的實際生活計畫，也因他著作所含的精神。這種非人生的哲學居然有特殊的人生價值，是狠奇怪的。這種價值正和羅素所期望大不相同。這種在他的價值論中顯出反人道的哲學家對於人生就是人生，人類就是人類的本來價值，非常關切，也是狠可詫的。這種人失去些許生活熱情，是無疑底，但羅素的話，總算是勇敢的話，偉大的勇氣，正在其中發光呢。

然而除了贊嘆他的精神以外除了我所稱爲他的弱點，就是他的虛僞言論以外，——因爲一切哲學如不和人生及實地經驗有儘量的關係都是空論——也有和他的新斯多噶主義的社會學說一般注重的一點，我們所不能不指出底，就是：解釋需要 Need 應當從極廣義立論，不能和進化論派的哲學家所講的一樣；純粹智識需要，有滿足的權利，正和實際的需要一樣。所以羅素的問題就是這二者關係的問題，這種綜合事業便是一九一四年以後羅素所要做的。

羅素關於知識論的一切著作，本是一貫的；僅因前後注重點的變遷，使得他對於人生行爲的指示發生出可以驚人的變遷，成爲他後半著作的特性。現在引他注意的是事實的世界了。對於和人生無關的眞理，他似乎失去信仰。這並不是他否認這種眞理的存在，也並不是他不辨護他從前的學說，這不過他現在注意直接的事物，如政治，經濟，和敎育等罷了。他好像是從那數學的眞理和理想的關係世界中降到普通人類世界中，將他所看見的事物極力改良。其實他依舊是一個智識主義者。但也有點分別，他現在不稱讚理性作避免物如世界的器具。他說「心靈的生活雖然高尙，但不能使本能的生活健全，除非他的結果對於刱造本能的出路不十分妨礙；否則他離本能總是太遠，太偏枯，太偏於內部生長，不能作傳達本能的器具，也不能用以作改良本能的手段。」一

羅素後半的學說都拿衝動作中心他的個人和社會底行爲論和教育學說，都根本於衝動。衝動是一切人類活動的根本，衝動因缺適當的指導以致互相衝突或發生障礙，於是社會上生出種種罪惡：戰爭經濟上罪惡，和一切受過時的制度支配所產生一切惡果都由此而出。雖然造作成功的欲望和目的，也能控制人生，然而衝動還是一切健全的活動從出的。他說：「放縱一次有害的衝動，還沒有阻滯創造的衝動的害大。」「所希望的不是衝動變弱，卻是將衝動帶到生長和生命的地方，不致趨近死亡和衰敗。」

這裏就可見得教育的功用了：指導衝動的發表，使他可以個人希望動作的欲望，同時防備他，不使他和別人的衝動的自由表現相衝突。人類本能依着所表現底方法的性質而有種種形式，而且人類本能又可以擴展，可以受信仰，物質環境，社會環境的改變，所以這種變方的指導是可能底。那麼教育的目的，是創造一種社會環境使得那些創造而非佔據的衝動，可以自由的，自然的發表。而一切政治制度的重大目的，就是能使得個人中間的創造力，生氣，勇敢生活快樂等能時時活潑。羅素反對現今經濟制度的最大理由，就因爲他不但沒有使創造衝動表現的充分機會，反而設了許多錯誤的成功標準來維持自己。所以經濟問題，政治問題都和教育問題是一個問題。

羅素對於各個衝動的表現，雖然狠注重，這種學說的性質卻的確是社會的。他說：「假如要培殖人的天然生長而不過止他，那麼，政治制度，必當儘量的包括及共目的並培植本能的相類之點。」

這種注重衝動的重要和功能的概念，對於那些拿教育當作生活的預備而不看作生活的密切和生機的方面的學說，當然立在反對的地位。羅素對於目的和衝動的比較注重二者調和，就含有這意思。他說：「被目的和欲望所約束的生活將生活力弄枯，結果必至使人對於他所要達的目的也變成冷淡了。」現在的羅素較當年的羅素武勇得許多。他喊着說：「這世界是我們的了！要他作天堂作地獄都在我們手中了！權力是我們的，天國和榮耀也是我們的，只要我們有膽量和洞察力去創造。」現今的羅素和從前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現在沒有思想和動作的二元論，知行的對待消失。所以他說「教育不當向着被動

的知識走，但要向着我們努力創造的世界的活動走。」他在「人類戰爭之由」(Why men Fight) 書內論財產和勞動運動的部分，不但注重具體思維的必要，並且注重勞動生活和思想生活是連續的呢。

和他這種社會的見解有同樣重要的是：他的注重個人本來的價值而不是瞑想永久的眞理底人底見解。教育必定要拿尊重人格作根柢，就是兒童也應受尊敬。羅素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是主張個人主義的。他以為人所需要的，是更多的自己指導，更多表現創造的機會和極少的服從他人目的的行為。然而這種個人主義是平民的，不是貴族的；因他不是養成高遠自足的個人，只因借着個人衝動的，適當的滿足，可和同羣的人的生活接近。滿足個人精神暗中所需要的，不必就是養成單獨孤僻的個人。

這種平民的個人主義注重思想動作的聯絡和社會生活中及教育中的訓練狠有關係。衝動和意志既然是一種活動的兩方面；所可容忍的唯一社會環境，是那能增加創造衝動自由表現底，而且自身就是那些衝動的表現；所以唯一有効的訓練就是那從內面來的；那能永久研究一種遙遠目的，向前進行，經歷困苦的能力。這就是衝動受意志的管束；換句話，就是在創造欲望不甚活動的時候也能用他們指導行為的能力。興趣和訓練應彼此聯續。羅素自然知道若要兒童學習些事物，兒童自然那能有完全的自由。然而教師的目的應當把約束減到極低度，增進興趣和傾心在功作上發生的，不是由外面權威來的訓練。

羅素告訴我們說「這種訓練，惟有從希望一種一時不能達到的目的的強固欲望中生出來，惟有教育才能養成，只要教育培植這種欲望就是了。不過現今的教育，未見得如此做。」當不能不用權威的時候，所要緊的是要有尊敬。至於一切養成被動的吸收教師知識的教育方法，羅素一概加以攻擊。教育應當培植心和精神的發展，不是養成機械的習慣，來代替活思想所能了事的。

這後半哲學和以前的，比較起來，是狠明顯的，這是建設的而不是瞑想的，自動的而不是被動的。純粹理想和實際活動沒有什麼分別；消除兩者間的矛盾，也不是羅素所不願意的。他似乎說：「我所說的創造的衝動，若能自由活動起來，就是那哲學的

目的底理論的理解這世界」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world 所以我們最好說羅素今昔之不同就是現在的羅素永不是抽象的。這句話不是說他不用普遍的詞來說普遍的事項；是說他現在從沒有忘却各種問題，無論經濟的，政治的，個人的，或社會的，都能不忘却他們彼此的關係。這種具體性質我相信是因為羅素的方法，現今是心理學的而不是邏輯的；他現在的理想主義雖然依舊尊重純粹智識的活動，看他作為一種需要，却因為忽略本能的生活而不抬高他，所以格外安健穩固。

什麼是革命的最好方法？

余家菊

革命的原因　中國現今，擾攘多事。追溯根源，要算康梁的變法為第一時代。順流而下，要數辛亥之役為第二時代，五四之役為第三時代。三個時代，各有特色，不可混淆。但是綜合起來，我們可以說是革命時代。頑固黨所日夜孜孜的，就是怎樣抵制革命，怎樣制服革命。改進派所絞心絞腦的，就是怎樣提倡革命，怎樣實行革命。究竟中國革命黨的功罪如何？中國國命的前途如何？中國國民的趨向以後應該如何？且把革命的原因探討一下，就可以「思過半矣。」

人類的環境，一面是自然界，一面是人事界。自然界與人事界，都是冥頑不靈，不能遵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法則。他是時常變遷的，迅流不斷的；所以人類在這種環境中，亦不能「一勞永逸，」亦不能總是「打渴睡，」要不斷的適應環境，要不斷的使制度風俗習慣等等和變更的生活狀態保其平衡。再且人類的本性即是動的，人類的生活自然亦是動的。若是強制動的生活去適應死的制度風俗習慣等等，結果自然免不了失却兩邊的平衡。社會的災厄，於是降臨！

所以制度風俗習慣等的必要性質，是可變性。Flexibility 一國國民幸福的多少，即和這種性質的分量為正比例。英國是個正面的實例，中國是個反面的實例。英國人何幸而富於此性，中國人何不幸而短少此性？社會學家耶爾烏 Ellwood 說，無論社會不變性的原因是（一）專制的政治呢，（二）橫暴的宗教呢，（三）劣等的民族氣質呢，（四）不能「容異」的公衆感情呢，還是（五）階級的利益呢，如果長久不變，總免不了社會的災厄。把他

這話看了，我們其所以一至於此的眞因可以「恍然」了！數千年來，政治專制，無所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甚至不逢天威大霽時，還不能有所呈訴。這種制度，自然是製造死性質的，不用說了。至若宗教呢，不是「率由舊章」就是「無改於先王之道。」這種教人復古，恨不得教人跑到原人時代，跑到猿猴時代的教義，虧一般遺老先生還用「窮則變，變則通」的話來說什麼「聖之時者也！」這種政治，這種宗教，所薰陶的，鼓勵的民族，他的氣質，自然是以保守爲能事，以「百動不如一靜」爲圭臬。談到公衆的感情呢，社會制裁，嚴厲而細密，沒有個人發展的餘地，所以能昌大優勝的都是些，揣摩風尙之徒，所成就的都是些泄泄沓沓的事。再談到階級的利益，更是「私利的國民」的特長。凡此五種，有其一，就可亡國，就不亡國也要大亂。中國的大國民呵！竟兼此五者而具備之，難怪！難怪！難怪竟有今日！

革命黨的武器　革命黨最利害的武器，是智識的，不是物質的。是破壞的批評，是拆台的理論。他們感受環境變化的刺激，和生活狀態變更的影響，趨向於新的適應，看不慣舊的規則。對於舊的價值，盡力爲否定的評論，指摘舊的缺點，不使有所遺漏。祇知破壞，並沒有建設的目的。所標舉的，多是否定的義理。一面要用作攻擊的武器，一面要用作結合本黨的標語。Watch word 所以越寬泛，越激烈，就越爲有力。結果，一切制度，一切習俗，都爲他所震撼，要從新建設社會的秩序，就難之又難。從來革命黨的成敗，就以會利用這種武器與否爲轉移。辛亥革命其所以失敗，是由於一般人不知道他所要破壞的是什麼；更不知道他所要建設的什麼；所以眞實的基礎沒有建立在人心上。所利用以鼓勵一般人的，是「排滿」「光復」等等血族的觀念，所以祇要不是滿人做皇帝，皇帝還是可以有的。更有一般急圖近功的人，勾結江湖好漢以求聲勢的浩大，發難的容易。結果想利用人的，倒爲人所利用。我們鑒於已往的事，應該抱定我們的方針，善用我們的武器。那末，「文化運動呀！」「文化運動呵！」才是出自心腸的話，才不是這邊耳朵進那邊耳朵出的！至若想依傍別人，利用別的武器，都是應該大爲警戒的。因爲這種的革命，危險極了。

革命時代的狀況　如果革命黨猛力攻擊舊的一切，驟然的完全將他顚覆了，推倒」。但是革命黨自身，又沒有建設的方案。（參觀孫文學說——孫先生自序）一時間就陷於混淆漂浮之中；

一時間大多數人的習慣就完全破裂。習慣既不足支配行爲，又無新的理想足以指示迷津，於是各人的行爲就聽命於原始的，本能的衝動。所以行禽獸之行的，就絡繹不絕。其實行禽獸之行，差不多是這個時代各人行爲的共同趨勢。如果制度和習慣的推倒而參有階級的競爭，（就是說發生戰爭的事，）那末，社會的生活就要淪爲野蠻的生活，或者還要與禽獸同其文明的程度；因爲戰爭的自身，即是一種原始的行爲；他這種原始的行爲，又能刺激一切行爲的低等中樞。所以革命時代是發揮獸性光大野性的好機會。一到了革命時代，野獸的性就容易伸頭，容易支配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這樣，所以「惟恐天下不亂的人」很多呢！如果要壓制衝動的行爲，要提高人類的文明，要恢復意識行爲的勢力；就祗有利用「恐怖主義」大加殺戮，所謂「治亂國用重典」就是這個道理。——法國革命的恐怖時代是個顯明的實例。

革命時代還有一重危險，即是黨派政治。獸慾的刺激，既强烈異常，同聲相應，狡黠之徒，自然結合起來以各求其欲。羣衆的心理，既退化成爲反對的，非理性的，所以號召嘯聚又極容易。他們的行爲，是極端的，私利的。祇要能滿足自己的愉快，野心，別的什麼，都不過問。因爲他們的行動是衝動的獸行，心目中自然沒有什麼可以過問。在鄉黨皎潔不凡的人，亦投身某部，領錢買議員，在護法旗下鬬發達的人，亦買身某老板，自稱忠臣義士，在這種時代，支配人類行爲的原動力，究竟是些什麼，大概可以想見，無庸多述了。

革命的結果　上面說過了革命時代的狀況，閉着眼，把中國的情形想想，眞教人「不寒而慄。」然而再往前面一望，恐怕前途的危險，還不止於此呢？大抵革命黨的成功與失敗，有兩個條件。一方面革命黨要有一種建設的方策，爲一般黨人所共信，堅守；一方面要一般民衆有敏捷的適應力，舊的制度習俗已經破壞之後，能在新狀態之下，遂其生活。這兩種條件，若是具備，種種新建設可以依革命黨人的指導，而迅速進行。世界革命史上，有這樣成功的，——美國的獨立戰爭即是一個實例。但是不幸的事例比較的多，——墨西哥的戰亂，要算是第一個好例。至若中國的事件，應列爲第幾等的好例，可以留待史家去評論。我們所應當留心的，是，武力革命的結果，多數是混亂騷擾，延長戰亂。在革命的人，既

無共信的建設方針，在一般民衆不是暴烈，卽是頑固，沒有正確的適應力。頑固黨與暴烈黨交相摧殘，更迭爲治。於是產生所謂長期革命。革命延長殺戮無已時。社會秩序，動搖顚倒，結果不爲外力所征服，就有强有力者出來恢復秩序。

强有力者的出現，是時勢的要求。革命黨既不能用主義做基礎去實行改革，又要保守勢力撐持殘局；自然不能不採用集權的武人政策。如果革命黨一敗塗地，能夠維繫人心的，能夠使人相信他能收拾殘局的，自然是握有實力的武人。從歷史上看起來，長期戰亂的困苦，卽是專制主義的種子。從人類學上看起來，原始社會的基礎，不是建築在正義上；不是建築在公理上，乃是本於個人對首領的歸依，由於個人對首領的忠誠。革命期間，建設的試驗，一一失敗，理性上無所希望；於是原始的本能興奮；都希望英雄出世，以成此平定天下的大業。所以强有力之徒亦得「應運而生。」但是凱撒，克林威爾，拿破崙都不是常有的人。能用武力遂志一時鎭定稍頃的很不多見。所謂的强有力者，結果還是爲人所推到。至若繼承的人是否「一蟹不如一蟹，」那又是民族的命運，而無關於强有力者的興衰。墨西哥的爹亞士中國的袁世凱，卽是明證。

革命黨不能有所建設，强有力者亦不能有所建設，於是唯一的路徑，祇有回復到革命以前的狀態。大凡各種革命，都不能是絕對的，祇能破壞舊習俗舊制度的一部分。舊制度舊習慣所遺留的，必定於有意無意間成爲新制度新習俗的基礎。如果關於建設新的沒有一致的主張，舊的就會反動起來。這是復古運動的原由。

要改革民衆的習俗，「服從大多數」的原則，不能適用。要想根本改革能夠成功，必須民衆全體對於改革的事都有同心。自然改革的發動，或者舊的的推到，可以由多數人做成，且可由極少極少的人做成。但是一經發動之後，一經推倒之後，要不趕快設法使全體的人一致默認，還是免不了反動革命。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一個不久卽恢復王政，一個擾攘多年，更迭數次，就是這個原因。反動革命，固然是暫時的現象。終久革命時的理想仍然成功。但是他的成功，不是成功於革命，是成功於用平和的方法，使民衆對於革命的意義完全了解。所以革命不是改革的必要方法，必要的方法，是要使民衆有活的知識能爲適當的適應。

在現代的思潮中，有許多人贊成用革命的方法去求社會的進步。生物學上之所謂突變，馬克思之所謂「依革命而求進化」Evolution through Revolution 都為許多改革派的人所時常稱述。其實社會的狀態決不能完全和生物界的狀況一致。生物界的法則，不必能適用於人事界。自然歷史上的進化，大都是由革命得來的。但是，那一件不是血戰經年？那一件的代價不是令人髮悚？他的代價既如是的大，我們何不另求別種方法？如果可以獲得別種方法，我們自然應該避棄他。

武力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度。一經超過這種限度，就要釀出戰爭。戰爭這個東西，不但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且最易使人野蠻化，最易毀壞一切的文明。現代的文明，是何等慘淡經營，才有今日。一切社會的價值，人類所藉以管理自己的行為的，都是經過多年的歲月，積累而成，乃一舉而廓淸無餘，任憑本能去宰制一切，這是何等的危險。所以革命畢竟是人類不幸的事。

英國鑑於十七世紀的兩大革命，自十八世紀以來，總能避免流血的改革。政府的設施，和人民的生活，還能接近。雖說適應得不十分圓滿，畢竟能消滅革命運動的發展。英國其所以能免除革命的，因為自十八世紀以來，個人思想的自由，公共言論的自由，社會設施的民治，都能維持他的適應力，使制度，習俗與生活狀態能夠保其平衡。這種狀態，的確是人類的一種大教訓。我們何必不諧和的相安而居，互相扶助，以各得其利，偏要「子予我盾」的互相排擠呢？

革改的唯一方法　我們既知道暴力的革命，可以釀出危險，不能實現諧和的進步，我們自應極力的避免他。但是人事是變遷的，種種的進步亦不能完全聽命於「天擇」，以讓他慢慢的遷移。在可能的範圍內，人類應該盡其最大的能力以求世運的急進。世運的進步，亦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咄嗟做成。他是大家的事，還是要大家出來努力，喚醒衆人，警示衆人，使衆人思索，使衆人需求自然改革的機械就啓了。這樣，我們可以說，製造社會意識是一切改革的有效方法。據人類現時知識之所及，製造社會意識亦是一切改革的唯一的健全方法。

各個人的心意，是互相影響的。社會生活的進行，就是各個人心意的互相影響所促進的。各個人關係的變更，或者根本的改革，都是藉着心理上的互相影響，才能實現。所以各種変通，以及

簡單的相互刺激如暗示與摹倣等，都於社會的改革上有重大的效果。特別有力的是語言文字。這種定型的交通如果不是有共同適應環境的需要，恐怕亦不能有現在這樣發達。這些方法，是完成適應的協同活動的至要方法。離了他們，社會生活，決不能圓滿。

交通怎樣調節人類社會的適應活動，可以說個大略。社會習俗，如果釀出罪惡，各人就對於社會有所批評，各個人間亦有批評意見的交換。批評大概祇是指出缺點，指出不好的方面。接着才有公共的討論。討論的起初，雖不了批評的性質，後來才逐漸組成一般的意見。在討論之中，舊的方面的有用的好的素質，就選擇出來而加以保存，惡的不中用的就分別加以陶汰。以這種討論做基礎，新的觀念就構造成了。再選出幾種新的觀念，做社會的適應的新方法，那就成了所謂的「公共意見」。在民治國內是最可寶貴的物，想是大家都承認的。要執行這種公共意見，社會就選出衆人所認爲最適宜於執行這種意見的人，出來担任。這是社會上實行有意識的改革，所要經過的大概情形。這種情形在民治發達的國內，最爲顯著。其適用在政治上就更早，而且更廣徧。可是這種程序，不單是應該運用在政治的改革上，在經濟上，社會上各方面的改革，都應如此。那末，才不至有暴徒武斷以及前面所述的種種流弊。

我們既是認定製造社會意識爲革命的最好方法，那末，自由交通，自由評論，自由討論構造公共意見的自由，選擇方法的自由以及選領袖的自由，自然在社會生活佔最重要的地位，應該給與社會上全體的人以最大的機會去聽他自由發展。在過渡的時代，生活上需要有意的適應更多。社會意識，亦是在生活上有變更時最爲顯著。如果有權力的人有相當的識見，就應該讓社會的意識自由活動，好藉着交換互勵，以得着正當的明瞭的理想，而免得社會發生破裂的情形，免得個人中有流於偏執的舉動。中國的有權者，是無足希望。祇希望人民領袖的知識界，要認定製造社會意識是一切事業的根本。明白了這個道理，才配談文化運動！

中學的國文問題

（續一卷第十二期）

陳啓天

四　中學的讀文問題

中學生讀文的主旨，不僅養成作文的能力，還要促進讀書的能力；所以國文的教材和教法，應該有個切實的討究，纔能達到。這兩種目的。

甲　國文教材應該怎樣？　可以分爲兩樁來解答：

1 選文的標準　現在中學用的國文教本，多半是教育部審定的，這是極不好的。因爲那種教本是死的，是不能隨學生的需要和程度而變動的；並且有不合科學眞理的，違反時代思潮的，有背逆人生眞義的；再加上一些古奧文詞和恍惚論調，合人眞墮入五里霧中了。唉！不由教師特別選文，那裏還有濟救的好法子呢？但選文又不可無標準，他的標準應該斟酌於文學要怎樣，和中學的國文要怎樣，這兩種問題之間。我根據以前討論的道理，定一個選文的標準，就是：一國文的形式要通適，不必純美。形式純美，不是中學生所要的，也不是中學生所能的；只注重他的通不通，適不適，就可以哩。通適是明白曉暢的意思，越明白越易領悟，越曉暢越易感受，這是選文應該留心的。二國文的內容要眞，不必俱精俱備。內容俱精俱備，是中學所不必的，也是中學生所不能的；但眞的要件，萬萬不可缺少，眞的有憑證可實驗，有利益可期求，纔能引學生到思想的正路。像那我國素來所傳毫無實據的鬼話，與全不由心的假話，就應該一概剷除了。詳細說眞的意思：一要合於科學的眞理；二要合於人生的眞義；還要這樣眞的內容，是中學生切己的問題，是中學生能解的事實，纔易收教授上最大的功用。

2 教材的分配，分配教材，因教材的種類和學年有些分別。國文可大分爲兩種：注重美感的是美術文，注重利用的是應用文。應用文又可分爲兩種：叙述事實的是寫實文；推論理性的是論文。中學是普通教育，應該注重應用文，略爲補助以美術文。又應用文因學年也不同，在初學年程度低淺，應該注重寫實文；在末後二年思想稍爲充實，可以注重論理文。茲列他的分配略表如下：

年別 / 類別	第一二年	第三四年
寫實文	50%	45%

論理文	45%	50%
美術文	5'%	5%

右表寫實文和論理文的百分數，雖因學年有大小，却相差不甚遠。這樣分配的緣故，在寫實文與論理文應該相提並重，徒重寫實文流於枯燥機械；徒重論理文流於虛浮馳騁；學寫實文可以使論理文的推斷確實；學論理文可以使寫實文的敍述敏活。所以二者有並重的必要，那專教論理文的舊習固錯了，就是專寫實文的新法，也須稍爲改革哩。

乙國文教法應該怎樣？從來的國文教法，應該大加改革，由教員死講的固不對，令學生死讀也不對，要留心形式，又要留心內容；要啓發思想，又要充實思想。抽象的說，要注重學習研究批評；具體的說，可以分教材爲三種，在教授時間內的有二：

1 模範文的教法　選擇國文形式最完備的，當堂用自學輔導法，特別留心攷究形式，貴熟貴精不貴多。茲把我已試用的法子，列舉如下：

一令自行圈點，並質問疑難；

二分段試讀，注意發音及讀句，指問學生二個以上不能答時，再總告訴他們，並指出字句上未留心的疑問使他們共同解決；

三分段試講，同時各行提出疑問共同解決，還不明了，再令優等生，或教者通講一次；

四通看一次，然後共同分別段落，指出意義，並推究全篇的大意，令分寫於黑板上或抄

五令自行讀熟，滲透題情，有疑還可質問。

2 問題文的教法　選擇國文內容最完備的，當堂用共同研究法，批評他的是非，每回用一問題，大的分爲數個小問題，幾回討論。這是啓發思想，充實思想的好方法，浙江第一師範已實行了，茲參酌他的方法擬用如下

一分。閱。令學生一面圈點一面質疑，畢卽撮記全文的大要及贊否的理由；

二討。論。先行提問，然後由主張的發表理由，反對的也發表理由，共同討論一番，教師隨時除消他們爭勝的意氣；

三批。評。教師對於學生討論的結果，先下一番批評，再發表自

己對於問題的意見;如遭學生的攻詰,應該從容解說,有時還要容納一些,總能合乎正道或者他們辯爭不止,只好暫作懸案,留待下回討論;

四記錄討論和批評的結果,由學生各自記錄下來,以備遺忘,或作別種問題的參考。

3自修文的教法 這是教授時間外用的,注重單獨研究,充實思想,養成自己讀書的能力,應學生個性及程度的差別,為個別指導。其法如下:

一指示各人應閱的書籍,雜誌,日報,由他們單獨研究或印發選擇的自修文;

二閱自修文時,須置一讀書錄,誌疑,撮要,批評,並可隨時向教員問難;

三檢閱讀書錄,並改正思想和文字的謬誤,指示學生以後應該留心之點。

模範文的教法,注重形式,所以要特別留心虛字使用法,文法要略;另教大概問題文和自修文的教法,注重內容,所以要特別留心事實的觀察和論理的批評。

五中學的作文問題

中學生用文字練習發表思想,全靠作文;所以這個問題在國文當中是很重要的。然而現在多半只定期作文,還不甚注意他,那裏能有好結果呢?非趕早改革不可。茲略就我的意見分論如下:

甲命題的要件 作文首要命題,有是好題不能做好文章的;斷沒有不是好題,能做好文章的;所以命題的好歹也是一個要緊的事。大約必具三要件:

一要簡明 題目簡明,總能使思想正確,不至誤解,做錯了文章;

二要含蓄 文章的意思要含蓄題目當中,纔有做的餘地;不然不待做,只足拘束學生的思想了。頂好用問題法,引起他們的思想,如題為說賭博的害處;不如改作賭博有何害呢?或賭博的害處在那裏?

三要切近 命題切近,是學生要知的,也是學生易知易能的,纔易引起學生作文的興趣。切近是怎樣呢?一必關於學生的事實和問題;二必關於社會的事實和問題;三必關於人生事實和問題,又為中學生能敘述要解決的,若與學生毫不

相干的一些經義史論，就可不必逼他胡說亂道了！

乙作文的方法從來一個題目到了學生的手，多半是糊塗想，沒有一個系統觀念；又多半是糊塗做，沒有一個綱目；那裏會有好文章呢？還要打個草稿，眞是枉費許多時間哩！欲補救這些毛病，最經濟最穩當的，只有列表分段法。先整理思想，把要發表的意義，列個簡表，再照表分段發揮於文卷，以淸眉目；這樣總不至做到半途沒有話說，也不至隨便瞎說了。

現在作文的方法，是定期的，每星期一次或間一星期一次——要國文有進步，這樣練習實在太嫌少了；要學生有說話，這樣練習，又嫌多了。所以要他們有說的，又有進步，就要改變方針。依我的意見，應該分三種方法：

一定期作文法　在教授時間內定期作文，原來帶點强制的性質，所以學生多半不願意。强制過多，不是敷衍了事，就是希圖分數；甚至設法逃脫，有的托故請假，有的無故不到，有的雖到也不作文，這還可以不改革嗎？再加教員出的題，不是學生想做的，那敷衍和逃脫的越發多了。照這樣看來，應爲兩種改革：一減少定期作文，專靠定期作文養成發表思想的能力，不是沒有思想可發表，就是有思想無由發表。所以減少次數，注重隨時作文，每星期一次固太多，每月兩次也嫌多了。最好每月只要一次就可以哩。二間由學生自己出題。純由教師命題，一來多不合學生的意；二來難以引起學生研究的興趣。由學生出題，就可以免掉這些毛病了。不過臨時要學生自己出題，有的張皇失措，有的隨便塞責，宜先期預告他們準備，或是預先由學生出題，再由教員加以斟酌，那就妥貼一些。

二隨時作文法　何時有感想，就何時發表，不拘甚麼期限，實在自由有興趣。他的題材，宜取自下三椿：

1 調查實事　如在校時，爲學校調查，都市調查，國貨調查，工業調查等；放假時爲家庭調查，農村調查等。一來可以養成學生蒐集知識的能力；二來可以促進學生注重實事的習慣。

2 研究問題　如研究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勞動問題，道德問題，教育問題等的大體或一部，卽將各人的意見隨時寫出，可以養成學生的思考力和批評力。

3 偶發事件　取偶發事件爲作文的題目，如對國慶，外交，政變，

學校運動會，展覽會？紀念會，追悼會，以及天變，世界事變的感想和記錄。

這種文章，或由學生自由作，或由教師指示；但可不必强求一律，致戕賊個性，耗費時光。

三按日作文法練習作文的中心；今後應該在隨時作文法與按日作文法。定期作文法不過是補助罷了。甚麼叫做按日作文法？就是做日記。做日記就是把每天修學的心得作事的經過，和對於外界的感想，寫在日記本上，有甚麼話說甚麼，沒有甚麼就不說，毫無一點拘束强制，真是練習作文的上法啊！我們曾在一二年級實驗過，覺得他們不但文章有大長進，還有幾椿好處：

1、可以留意自己監促自己。我們的耳目心思，多半注意外邊，却忘了自已，這是求學的大病。有了日記，天天反省，可以監促自己振作，不至過於懈怠了。

2、可以促進思想積累學問。今天有甚麼感想記上去，明天有甚麼感想又記上去，分看起來，是無幾大的功用；合攏起來，整理系統，除去矛盾，思想就成片段了。這很可以救濟文思涸竭的毛病。

3、可以使生活較有興趣。有日記，我們的生活，一年有個預計和結算，一日也有個預計和結算；善的照前去做，惡的即時改革，生活常有意識，自然也較糊腦糊頭的有興趣了。

4、可以表現個性和修養的實情。他們那個曉得甚麼，愛甚麼，做甚麼，都寫在日記上，可以推出他們的個性的大概了。修養的實情，也大略在日記上，那麼教員略知他們的程度和教育的效果哩。

三改文和閱日記的方法，現在改文和講文有是兩個教員的，這種辦法，實在與教育原理大相違反；不過因爲改文板滯繁難，危險，沒有那個願意幹他，就弄得到這樣。以後講的和改的應該是一個人，以便聯絡。改文時候，應該注意下二事：

1不多改。改的文太多，不但教員辦不到，學生也很掃興；只要他段落清楚，字句明白，就可以哩。到了初年以後，還要使他思想正確，又有系統，這是當特別注意的。

2不亂批。無論是眉批，是總批，總不宜亂批，失了批的作用。要批就批，不要批就可不必批了。批不可過好，長學生的傲

氣；也不可過歹短他們的興趣。好的批出來，歹的也批出來，使他們都曉得，不驕傲，也不短氣，這是批的正道。

至於閱日記，或是一星期一次，或是兩星期一次，至少也要一月一次。閱時應該注意下三事：

1 訂正。文字。日記過多，雖不能詳細訂正文字，然重大的錯誤，也當隨時指明出來，使他自己改正，或替他改正。

2 指導。思想，閱日記重大的職任，是在藉以指導思想，所以發現思想的錯誤，應卽隨時批出，使得注意，或於發日記時詳細談論。

3 觀察。個性。閱日記時，還要留心觀察個性，以定教授和訓練的方針。

六中學的演說問題

從來國文教授，只注意養成作文的能力，不注意練習說話的能力，這是極大的錯誤。作文原來是代說話的，後來忽略說話，只講作文，於是有僅能作文不會說話的，這是不知說話的功用有時勝過文章。語言用口直把意思表出，比翻成文章總要眞實完全一些，這是語言勝過文章的第一樁；語言當面說出，比作文快幾倍，實是語言勝過文章的第二樁；能說話的多，能做文章的少，所以用言語發表意思，比文章的傳播力大些，因爲說話的態度顯出神情，卽時使人感動，作文就沒有哩，這是語言勝過文章的第三樁。況且現在語言的需要越大越急，有不能不特別練習之勢呢。

一 在現在交際頻繁的時代，在在需要語言，說話得法，就易融洽感情，說話失當，必致彼此參商；非有素養，實在不能應對。若效那「三緘其口」的古訓，就不免遺笑他人了。——如歡迎會不能致答詞。

二 現在作事，常帶公共性質，必與羣衆往來，若開會不能用語言發表意思，就失了開會的功用；接談不能用語言表示感情，就無異沒有接談。所以演說在作事上的利益很大，能糾合羣衆，共同作事，不可把他看輕了。

三 結社講學和共同研究，爲求學的不二法門，然而不會說話，就不易結社，交換意見，那裏能夠共同研究呢？

照這樣說來，國文教授應該注重語法，還要特設演說科，專門攻究。我們實行已有一年，每星期演說一點鐘，題目或由學生自

由斷定或由教員先期預告，總要與他們有切近關係的問題和實事。我出的演說題，多半注意我們現在應該怎樣的問題和當前的事實。茲舉幾個出來，作爲參攷如下：

一我們應該怎樣求快樂？

二我們應該怎樣求學？

三我們應該怎樣改革自己？

四我們應該怎樣待朋友？

五我們應該怎樣待差役？

六結社講學的利害？

七我和人的關係？

八我對閩事的感想？

九我們寒假歸家的預計怎樣？

演說時所用的語言，要他正確明瞭，沒有土語和語病；態度要活潑有生氣，不可過板滯，也不可過輕佻；材料要眞實有條理有翦裁，又適合聽衆的程度。演說的題目有時又命爲作文題目，使他們的觀念越發正確明瞭，不易忘卻。

這篇中學的文學問題是我對於中學文學的大概意見，還有些問題，若像國文典怎樣教法？文字源流和文學史在中學應否教授？又怎樣教法？中學應否增授論理學？又怎樣教法？留待他日再論罷。

前卷十二期本文的作者，誤排作陳啓文，特此更正。編者識。

當如何批判？

南洋舟中一席談

魏嗣鑾記

四月一日，予由上海往德國，十五日，過南洋。見羣島星列，悵然興感。時王光祈陳寶鍔在側，顧謂曰，彼然蔚棊布者，其始皆荒島耳，閱數十寒暑，萬象皆變，凡此皆人力也。吾國內政杌隉，社會腐爛，縱目所極，莫不待理；論國是者，莫不屬望青年，予竊疑焉。大凡改革之事，必待人力而起，而任是事者，必具堅苦不拔之精神，實地作事之襟懷，去僞崇拙，舍己愛人，積十餘年或數十年，而後人心乃有所感奮，事業乃能有以成立，自來改造有成者，罔不賴此，乃今觀青年之奔走呼號者，何其不類也。其發表言論和，大都無救時之誠心，特抒之以快意，甚且藉此以弋名焉。有集會立社者，

亦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假竊名字營私者，亦往往有之。至於捲款而逃，牟利肥己，傾軋相擠，同室反目者，不可勝數，予每聞人言，輒爲心悸，每欲言之，常不忍言，以吾輩相處之久，相知之審，故不覺言之長也。夫爲青年者，不慕虛榮，卽貪實利，此豈負荷改造社會之責者所當爲者哉？吾嘗取今之青年，與昔之革命者，比而較之。昔之革命者，意志頗多堅強，勇氣亦足邁世，而今之青年無之。昔之革命者，耐勞苦，忍饑寒，考其生活，往往有爲皂隸所不堪者，而今之青年不能。曾慕韓嘗爲予言，其友有曹紊世者，辛亥以前，奔走革命，嘗以二百錢，行七八百里，囊盡時，則取所服棉衣質之，其堅苦卓絕，類如此。乃返觀今之青年爲何如？一人請願，動耗三四百元，往某地募款，則乘頭等艙，某處學生聯合會至耗雜費累數百元。夫勤儉爲作事之本，今日青年之效奔走者，吾未見其勤，而奢則甲富豪而上之，以如是孱弱之身體，侈靡之習慣，改造社會爲何事？而欲望其有成，豈可得耶？

言未既，王光祈矍然起言曰，子言過矣，吾輩論人，不獨審其動機，亦宜觀其效果，青年中動機不善者，誠不乏人，而其效果，固正未易言，子之言純然責動機之言也，以之論事，不其褊哉。大抵論人之事，常分二途。一事之來，不先論其成敗，且先審其動機。其初志善者，事雖敗，猶將榮之，其初志惡者，事雖成，亦將貶之。此動機之說也。一事之來，不先論其動機，且先觀其成敗。事苟成，初志不善，無礙也。事苟敗，初志卽善，亦不足褒。此效果之說也。二者之說，在倫理學中，常相牴觸，世之用之者，亦每不一途。大抵東方之國，喜用動機之說，故古之立論者，每喜誅心，其弊也，責人過嚴，自古無完人，而事功亦因之隳壞。歐西之國，喜用效果之說，故其國人，勇於作事，苟可以達目的者，不惜宛轉以求之，其國事業發達，民阜財裕者以此。以社會批判之不同，而事業之興衰，因以絕異，國情言論，皆可考也。是故歐西之人，非不慕虛榮也，其慕虛榮，實較中國之人爲尤甚，而卽以此之故，國人精於學術，爲曠古所不及。彼亦非不牟實利也，其牟實利，亦較中國爲尤甚，而卽以此之故，國人奮於事功，爲五洲所不能。吾國之人，庸耎懦弱，精神渙散，正宜用效果之說，以作其進取之心，然後事業，庶幾有望，今子乃復以動機責之，則人皆將裹足，而恐被淸議之誅，庶事叢脞，皆動機說有以益其疾也，甯可再用乎？

王光祈復言曰，且世之責動機者，亦太無稽矣。一事之成，必待

蔑時，而人之趨向每不一致，有始善而終惡者，有始惡而終善者，有始善終善而中惡者，有始惡終惡而中善者，如此類推，不可紀極，持動機論者處此，將單責其首而棄其卒乎？抑徒責其卒而棄其首乎？將首尾皆不責，而獨取其中乎，抑亦并取之乎？有所棄，則批判不能公，兼而取，則事實所不許，此困難者一。尋常之人，立身行事，每無明確之判斷，其孳孳矻矻也，皆受裁於社會，其有所論列也，亦隨衆論爲俯仰，初非有成見於其間也。惟大聖大惡，其發而爲言，其施而爲事，乃有明瞭之動機，而其動機又往往爲常人所難測。持動機論者處此，其批判將何如？將以社會之暗示爲其人之動機乎？將以其盲從爲其成見乎？抑拋棄衆人而徒爲二三聖愚，曠世所希見者，特別立論乎？以動機之說繩衆人，則於事爲近誣，以動機之說責聖奸，則範圍爲太隘，此其困難者二。尤有進者，動機者，人心之意也，其爲物隱而難知，欲求得之，勢不能有是而無非。效果者，事實之終也，其爲物顯而易見，苟其果成，將爲萬人之所共賞，卽其已敗，亦爲人羣之所同觀，不必推敲測度也。持動機論者，不爲顯而易見之批評，而爲隱而難知之測度，其所測者果是乎？其所推者果非乎？此其困難者三。非獨此也，動機之影響於社會者，其力常微。效果之影響於社會者，其力常著，動機之影響於社會也，其塗常紆，效果之影響於社會也，其塗常徑；持動機論者，不徑且著之是從，而惟紆且微者之爲務，其亦本末顚倒矣，此其困難者四。總此四端，略具大要，吾之上效果而絀動機也，非固與爲屈伸往來之辯也，實見有不可者在焉，子其以爲然乎？

予應之曰，子論動機說之弊，誠扼其要矣，然則效果說，豈獨百利無一害乎？今夫人道之所以安謐者，非徒有法律爲之保障也，道德之裁制，亦與有力焉，若徒尙事功，而不責其善惡，則賢不肖，將無由分，而仁凶之辨，亦無由立，人道亦獸道耳，事功復何貴乎？譬如周公，世所稱爲大聖者也，然當其恐懼流言之日，苟執效果論者評之，必以爲大奸，何者既取我子，復毀我室，周公之事功固完全隳壞也，然而何以服天下嚮義者乎？又如王莽，世所詆爲大奸者也，然當其謙恭下士時，執效果論者必以爲大聖，何者，鄉里稱孝，朝野歸仁，彼其事功，固自焜燿一時也，然而何以揭奸賊之僞乎？更擧近事明之，有二人於此，其一嚮義，其一慕利，而皆獲成功，執效果論者處此，其批判爲何如？將有所抑揚於其間乎？則效

果方同，非執效果論者之所許也。將等列幷觀乎？則前者不徒成功，而實踐義；後者雖亦成功，而徒慕利，其動機各不同，其賢否正自有辨，若不分黑白而混淆之，據理智言，則爲籠統，據感情言，則爲武斷，以武斷籠統而爲批判，則執效果論者，果至公允當乎哉？

且即以效果論之，其價值亦惡有定哉！天下之事，有在當時爲成者，自異時視之，乃反爲敗。又在前日爲敗者，而自後日觀之，乃反爲成。史冊所紀，不可縷舉，可覆而按也。即以近事言之，俾士麥爲德相，一戰而勝丹麥，再戰而勝澳大利，三戰而直擣法人之都，國以富，民以强，使德稱霸中歐者，俾士麥也。自當時觀之，可謂成矣，而其末流，遂演成今日之敗。執效果論者處此，將何以爲其說乎？以今敗而泯前功，則俾士麥將不任受，何者，以當時舍統一固不足以自保也。以前功減今敗，則爲論史者所不許，何者，今日之敗，固鐵血主義有以召之來也。然則分段立論，不爲前後之牽連，則主動機論者嘗爲此說矣，而子嘗難之，將何以自解乎？

抑專論效果，其末流之弊，豈止於如前說而已乎？善惡之辨，本自難言，大抵一事之興，其利人多者，吾人斯謂之善，其利人少或限於一己者，吾人斯謂之惡，不幸專獎效果，其流弊所極，必至於人自爲謀，親愛全泯，今日社會階級之爭，國際地位之角，雖原因不一，而人圖私利，專講事功，其大端也。嘗見一德人，其友向借雪茄烟一枝，左手取烟，右手即伸出索價，又見數西人平居甚睦，及稍有利害，即落井下石。至於資本家之壟斷，勞動家之凌轢，問其事功，未嘗不較吾國爲盛，而彼此之相與，同類之相待，其暴狠寡親，實爲人道可憐。何者，徒論事功，不問動機，彼其自營太甚，固勢所必至者也。故專論事功，自個人之本身觀之，誠爲有利，統人類之全觀之，則吾殊以爲苦。歐戰以後，有識者皆太息歐洲道德，顚不足恃，將欲免人類之殘轢，求互助之精神，非改弦更張，勢不爲功，傳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而子且復云云，欲蹈他人已覆之轍耶？

是故就動機效果兩說，合而觀之，各有短長。動機之說，能使陽剛者勇於爲善，怯於爲惡，成敗得失，舉不足以動其心，而惟其事之是謀。何者，彼以爲人之所以責我者，限於動機，苟吾動機爲已善，事即隳壞，人亦將不我責，吾亦何憚而不前進，而乃畏葸爲哉？其弊也，在使陰柔者，懦於立功，苟得善人之目，遂以爲足，意若曰，苟吾愿謹自守，鄉情國論，即將以吾爲仁，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

生數十年，得此亦斯已耳，彼偉大之事功，任從生小子為之，吾輩倚杖而觀焉，亦足為樂，何必勞精疲神，以與若輩爭榮乎？此為動機之弊，而此弊之外，猶有四焉。動機不一，批判無所適從，一也。動機不明，批判將無根據，二也。動機難知，批判易致謬誤，三也。動機效微，批判亦殊無謂，四也。動機論之得失，據吾輩之討論，大要如此。

效果之說，能使正直者，勇於將事，壯其冒險之性，展其事業之心，歐洲今日之强，半皆賴此。蓋既獎事業，不責動機，事業成者，人乃以為榮，反之人皆以為辱，人性惡避辱而趨榮，自無不樂赴事功也。其弊也，陰刻者藉此而行，專圖私利，不謀公益，而社會革命，國際戰爭，胥於是焉以起。蓋既不責動機，則所知者，成功而已，處心之善惡，手段之優劣，固非所問也。此為效果之弊，而舍此之外猶有二焉。專責效果，則善惡仁兇之辨不明，人道將以日苦，一也。效果得失，隨時為遷，批判將無以為衡，二也。效果論之得失，據今所明，大要如此，

由是觀之，效果論固有所長，而其短處，亦自不可掩，動機論誠有所失，而其得處亦未可磨，事實昭然，可比證也。吾輩今日既以批判相號召，然則將何所從？主效果論乎？主動機論乎？抑別於二者之外，更立一說乎？或徒於二者之間，折其中乎？此真吾輩所當討論，而以為批判之標準者也。

王光祈沉思良久，續言曰，吾之意，以為評人論事，當先觀其效果，其效果誠善，則從而褒之，其動機如何，不問也，其效果如惡，則宜進而察其動機，使其動機善乎？則吾輩宜與以相當之原諒，亦其動機論惡乎？其直貶之而已，此光祈批判之標準也。

陳寶鍔曰，不然，評論人事，亦當以動機為先耳，動機善而事業又成者，吾輩自當贊之，動機善而事業不成者，吾輩亦宜予以相當之原諒，至於動機不善而事業竟成者，吾惟羨其運而已，不謂善也。此純然動機之說也。

予卒言曰，我之意，則願取動機效果二說而折其中，有效果動機俱善者，吾褒之；有效果善而動機不善者，吾嘉其事而薄其人猶有缺憾也。至於動機善而效果不善者，吾惜之，且厲其繼進，此吾之意也。

言既卒，皆相望而笑，繼復言曰，吾輩乘四等艙，熱臭交加，疲頓已極，嘗數日各無言，即言亦無序，乃今有此，殊可記也，且以問國

內外諸友，對此問題，意見如何？予遂以紙覆箋上述筆記之。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務報告

六月六日歡迎會紀事　本會南京會員蔣君錫昌因調查教育於月初來京，北京本會同人特於本日假座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茶話會，表示歡迎之意。是日由陳君愚生報告開會宗旨。繼由蔣君略述答謝之詞，並述其個人對於本會會務的意見。此外由執行部所提議事件如下：

一　蒐集各分會會務報告及各地方會員消息　本會每月會務報告，詳於北京本會，而略於各分會。至各地方僅有少數會員而未嘗組織分會者，則情形尤爲隔閡。茲由執行部提議：自下月爲始以後每月各分會均須作一會務報告；各地方會員未能組織分會者均須作一通信報告。一切寄交北京南闊市口回回營三號陳君愚生由陳君編入總會務報告內。當經議決，即由執行部通知。

二　編製叢書部報告　編輯叢書爲本會重要會務。顧向無定期報告，殊不足以策進行。茲由執行部提議：即請叢書部主任惲君代英擔任，自下月始，每月終將本月叢書部進行狀況作成報告，交陳君愚生編入會務報告。當經議決，並得惲君承諾。

三　少年世界編輯部遷往巴黎建議　本會會員赴歐美留學者日衆，而月刊發稿日期，既有一定；國外寄歸稿件，往往不能按期而至；編輯上極感不便。茲由北京本會同人建議：少年世界自第二卷第一號起，將編輯部移往巴黎。以後關於少年世界編輯事務，概由歐美同人担任；國內同人，專担任少年中國一種月刊之編輯。但此不過北京同人一種建議；可否如此辦理，仍由南京少年世界編輯部同人暨留巴黎本會同人斟酌決定。

六月十九日常會紀事　本日午後四點半鐘，本會同人假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常會。是日到會者，除原住北京同人外，新自日本旅行回國者，有孟君壽椿康君白情黃君一葵；自奉天遼陽回京者，有雷君孝實。是日會議事件如下：

一　籌備開紀念大會事件　七月一日，爲本會發起及成立

紀念日；又為年會例定日期。本分各會，暨散居各地方同人，是日均應開會；以表慶祝。所以追念過去，亦所以策勵未來也。北京為本會發起及成立之地，似應特為籌備，以昭慎重，茲將本日議決事項如下：(甲)地點決定在順治門外南橫西頭嶽雲別墅（按此地即為本會於前年七月一日開發起會地點。）(乙)時間決定自午後二時至午後七時。二時至五時為開會時間，五時至七時為讌會時間。(丙)辦法開會畢，即就該處讌會。一以表示慶祝，一以餞送出國諸同人也。

二　蔣錫昌君所提議用通信法開全體大會事件　本件係上次開會時南京會員蔣君錫昌所提議：以為本會同人，散在各國，無論何時，絕無能開全體大會機會；而本會會務關涉全體者，又非經同人全體表決不可，可否用通信法開全體大會以便議決一切重要事務。本日由陳君愚生代為提出議決，於開年會日，詳細討論辦法。

三　調查本年暑假後出國及回籍人數　暑假後出國者計五人：為袁君守和張君申甫康君白情鄧君仲澥周君枚蓀回籍者一人，為惲君代英。月內回籍，九月內復回北京者一人，為余君家菊。

新加入會員　最近惲震王崇植吳保豐三君，已由宗白華黃仲蘇左舜生王光祈張夢九五君介紹入會。惲君年二十，原籍江蘇武進；王君年二十三，原籍江蘇常熟；吳君年二十二，原籍江蘇崑山。三君均入本會工科，惲君兼入文科，通信處均在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

會員消息　本會會員康君白情孟君壽椿黃君一葵徐君彥之均於本月十六日由日本回京，仍住原寓。章君了天於月初赴津，下月內回京。惲君代英於十九日回鄂，通信處武昌橫街頭利羣書社。余君家菊於二十九日回鄂，九月內回京，通信處黃陂縣王家河余一民君轉。

會員通訊

評議部諸公均鑒，奉到三月一號所發通告，關於會員職責，重為規定，既見本會之精神，復徵諸公之卓識，浣誦之下，既佩且慚。蓋琦自出國以來，對於會務，未克盡責，即月刊稿件，亦因偷腹多病，

且忙於法語之補習，未嘗盡供給之責，有如來書所列第三種會員，私衷實爲負疚。惟因諸公之警惕，精神亦爲之興奮，關於會事，略有所見，謹陳如下，以供採擇。

一、本會所定徵求會員標準，以「純潔」「奮鬥」爲合格，立意固甚精嚴，而含義微嫌抽象，似應有所解釋。如何而合乎「純潔」之條，如何而符於「奮鬥」之旨，從前不甚純潔，而覺悟之後，翻然自新者，是否認爲合格？從前不大「奮鬥」，而覺悟之後，毅然實行者，是否以爲可取？均宜詳細聲明，庶幾免於誤會。

二、本會章程既經規定「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則以後取人，似不當偏於能爲文化運動者，凡能了解本會精神，而從事於實際運動，如昔人所謂「有血性而無俗氣，少大言而多條理」之士，似不當以其樸質無文而少之，使不得與吾儕共同從事於「少年中國之創造」

三、本會徵求會員既無男女之限制，則凡國內近來具有正眞覺悟，合乎「純潔」「奮鬥」條件，而又充分表同情於本會之女同志，似應着手介紹加入，以爲全國各團體倡。

四、凡有宗敎上信仰之人，是否絕對不得介紹加入，抑或仍依信敎自由之旨，但以合格爲限，似應有所聲明，以免後來爭議。以上各節，尙希酌覆爲盼。

即頌　議安。

曾琦敬白四月二十八日

本會同志諸兄均鑒：弟因在滬時檢驗身體，以有眼疾，非醫好後不能赴美。弟遂臨時改道赴德。所有美國方面之會務由黃仲蘇兄等前往辦理。南洋方面除涂九衢兄已在新嘉坡外，梁紹文兄亦將有南洋之行。美國南洋既皆有人，故弟更變原定計畫，决計直接赴歐。於四月一日乘法船 Paul Lecat 由滬出發。同行者爲會員魏時珍陳劍翛涂九衢三君。除涂君係赴新嘉坡外，弟與魏陳二君皆係直接赴歐。

弟等現已海行二十三日，再過三四日便抵非洲東岸之其布的。弟此次經過安南之海防，西貢，及英屬之新嘉坡，哥侖布各處，受激刺極深。見彼白人之經營東亞，不遺餘力，而吾有色人種在彼等支配管理之下，苟延殘喘，不知自拔，令人悲從中來，不能自已。回憶東方病夫之中國，暮氣充塞，雖有『五四』『六三』之運動，然寸效未覩。而從事運動之青年，亦復官氣十足矣可歎可歎。亞洲各地之亡國民族，其思想固遠不及白人，即以體力而論，亦

不能與白人相抗。宜其被人征服。回顧中國青年，其身體之孱弱。初不亞於各地之亡國民族。何能與外人相抗。因身體弱而思想不深。故學術不能發達。因身體弱而精神不健。故辦事未有成績。因身體弱而氣色不揚。故隨處受人侮辱而不敢與之較。諸兄諸兄！試自思吾輩之身體如何？以此孱弱身體而欲精研學術，建樹事業，貫徹主張。是猶緣木而求魚也。故弟此次出國曾與時珍劍脩兩兄相約。出國後當以振刷精神強健身體爲第一要事。若身體不強則所有計畫皆虛願耳。安能見諸實行。甚望諸兄於身體一層務要極端注意。弟在國內時曾見某報外國通信。提倡三種生活。(一)勞動生活。(二)簡易生活。(三)規律生活。弟以爲此三種生活皆與吾輩身體有重要關係。蓋吾人終日運思而身體不稍勞動。則血液循環不靈。易致疾病。生活奢侈而又無秩序。則起居無常。神智昏亂。故吾人欲望身體強壯。非同時注重此三種生活不可。不知諸兄以爲何如？

吾會精神注重研究眞實學術。從事社會事業。然此二事實未易言。吾輩究應從何處下手？此實爲今日亟應討論之問題也。

弟以爲欲實現吾會精神。有二種團體不可不組織。茲詳陳如左。以供諸兄之採擇。

(一)國內旅行團。

(二)國外旅行團。

吾輩固日日倡言改造社會。改造家庭。改造個人生活。從事社會事業。然各地社會之組織如何？家庭之實況如何？個人生活宜從何處改起？社會事業宜從何種做起？若非有詳明確切之調查。而乃輕言改造。豈非大語欺人乎？現今各種主義學說雖皆可以供吾人改革之參考。然欲實地改革則非熟習各地實在情形不可。若不知社會實際狀況，何者爲需要？何者爲非需要？何者雖需要尚可置於緩圖？而欲貿然實行其主張。安能望其有成。吾會組織國內旅行團其任務有三。

(1)調查各地社會狀況家庭組織等等。以爲改造社會改造家庭之預備。調查所得。卽開科會討論。決定吾會對於某種問題之意見。

(2)採集標本。徵求圖籍。爲學術上之貢獻。

(3)到各地學校演說。宣傳吾會之精神。並調查各分會進行狀況。

每年旅行一次或二次。由本會會員組成數團。每團數人。如北京之會員便可旅行北五省。南京上海武昌成都之會員便可旅行長江流域各省。廣州等處之會員。便可旅行兩廣雲貴福建各省。非會員亦可參加。旅費暫由會員自備。將來會款充裕即由會中津貼。此事於個人學問，社會事業，皆有極大益處。想吾會會員素以精研學術改革社會為己任。必不惜此區區旅費及時間。否則坐而論道。閉戶造車，所謂改造社會精求學問。皆虛言耳。

國外旅行團之任務。亦為採集各地標本圖籍。調查各國社會狀況。每一年或二年舉行一次。惟需費較鉅。弟擬與歐美日本南洋各處會員商量。凡吾會會員赴國外旅行。所有食宿費。皆由僑居該地之各會員擔任。並盡指導之責。其日期以十日至一月為限。現在世界上各名都大埠。多有本會會員之足迹。此舉亦不甚難。故各會員欲旅行世界者僅籌路費千元。便足敷用。(平常週遊世界者需費五六千元。) 此時暫由會員自備。將來會款充裕。可全由會中津貼。凡非會員欲週遊世界者。若得本會之介紹函。各地會員亦可盡招待指導之責。惟不擔任食宿經費。茲將旅費千元分配如下。

由上海經南洋印度非洲至歐洲三等艙約二百元。

由歐洲赴美洲頭等艙約百元。

由美洲赴日本二等艙約二百元。

由日本經朝鮮回中國北京三等車約五十元。

以上五百五十元。餘款四百五十元即作為往來歐洲各國即美國內地之舟車費護照費等等。

吾會會員有留心教育事業者。則赴各國學校參考教育狀況。有研究自然科學者則赴各國採集標本。此外如研究社會學哲學經濟學等等。皆可赴各國調查一切。以證所學。此事若行。於世界學術上，及吾國之改造事業上，必有極大驚人之貢獻，可斷言也。

(若一時不能週遊世界即先遊一二國亦可。)

吾國內會員亦可在杭州或南京租房數楹。組織博物館圖書館實驗室植物園等等。以為學術上之切磋。並得隨時聚居一地。朝夕砥礪。吾誦陶淵明之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不禁悠然神往矣。

日前往遊香港西貢星加坡哥侖布等處之植物園博物館。見其收集之富。頗有動於中。涂九衢魏時珍陳劍脩諸兄皆主張從速

組織。此時吾輩僑居外國者。卽可從事收採標本國內會員亦可隨時採集。有志者事竟成。

吾輩留學外國者亦擬速將各國通信社組成。其辦法如左。

(一)將外國社會政治學術各種消息輸入國內。並將中國有價值之活動。譯成外國文字。在外國報上發表。

(二)每月將外國新出版之書報目錄報告一次。並代國人採購書籍。

(三)凡國內私人或團體。欲調查教育實業各種情形者。亦可委託本社。(如指定調查某種學校及某種商情之類。)

總之吾會會員須時時不忘本會研究學術改造社會之宗旨。並時時思下手方法。此則願與諸兄共勉者也。

數日來行近熱帶。揮管汗如雨下。不能多寫。匆匆草此。卽頌

學祺。

弟王光祈自印度洋中上言。

仲蘇兄:

你來的信和明片眞不知多少。總沒有給你回一次詳細的信,太對不起!我再「懶,」何至連寫信也「怠業」Sabotag 起來?自己想想都覺得難受!我從前不是有封信給你,責備你道:「咱們不是老同學,好朋友嗎?你何以這樣見外,對於我做的東西,不加嚴正的批評?」仲蘇!我眞胡鬧!想想我們別也別了三年多了,我可給你寫過一封誠懇明快的信,把「赤裸裸」的我的眞生活對你面講過沒有?自己應做的事,一點都沒有做,而責備他人,好像理所當然,這種無理取鬧的行爲,和五年前在震旦寄宿舍那種種的舉動,沒有什麼區別。好朋友!你從前很能原諒我,現在再完恕我一次罷!但是我雖然沒給你寫過長信——親切老實的信,却并非沒有那心?心是早有了,但以爲我們不久可以會面,自然要「吐心腑,」現在何必多一舉?因循作用,既占領了我的心田,寫信的機會便至今還沒實現。

仲蘇!你不是常常來信,嫌我不勤送稿子,說我「推忙躲懶,」實在我近來很苦悶,所以什麼事,都沒精神去做。凡人做東西,作得他心地平穩的時候才可以,要是心中不安的時候如何可以做得來?況且我近來這苦悶簡直是我思想的「總動搖,」所以什麼「自信,」「勇氣」都消沒了。好朋友!你能不對我掬一把同情之淚嗎?

可是好了!光明漸漸出來了!我現在很想拿光明去向四方

照望，把從前遺下的殘餘古董都燒他一淨！可惜現在還不能這有些陰影存在着呢！所以我現在一面鼓勇氣前進，一面還要找些後援呢！

我思想的動搖可以分三期：從去年九月到今正可算第一期；從正月到春三月可算第二期；到現在正是第三期但這期也快要過去了。

我的素性，你狠知道，不待我說，不過我總覺得我——我的朋友，連你也算入——是熱心的偶像追求者。去年九月；如願來到京都既然地方清寂，來往又少，狠使我增長一番自省力。從前所崇拜的，追求的偶像，受好些苦懷多少疑，慢慢地都打破了。年假前後的心境，好像一條絲游在空中跳着舞着，讚美自然，仰望光明；在旁人看——自己也覺得——他是狠快活。這時候的思想，除過覺醒的「個性」在那裏來回動搖外，全是一種 agnost，自己也覺得幸虧還有個性不死，所以自己也還樂觀說：「我終不成為 nihilist 我終能得光明，因為有覺醒的「自我」在。所以這期間，可叫做自我、解放、時代。

但是那時候也未始不自覺有一星「光明」隱隱約約地在那兒閃爍；以後某瞬間忽然被「人生之迷」擒住了。學校的功課有生物學進化論都很引我的興會我總想在那裏邊找出一把鑰匙來打這謎的關。沒許久似乎有什麼「影兒」在腦海中活動我想道「是呀！」世上只有「生」！呀！「生」是至高絕對，我們再不能對於他下解釋」那時候也還好心地也還悠悠蕩蕩，被一團春氣打着。所以我想我要終身讚美「生」禮拜「生」；——甚至有時想道，「將來的宗教也當以「生」為最高的神。神要不是「生」怎麼會使我們活潑的「生」為人類滿足呀！」我精神那時候狠好，現在都形容不出來；只記這我春假去東京朋友都說我愉快活潑呀！

「生」慢慢地對我板起面孔來了。……這時候種種的疑念發生：我們既認生為絕對，那麼，物各為其「生」來紛擾，豈不是「生」反成了苦了嗎？況且「生」的作用似乎不僅在自己保存——生存——而在種族保存——生殖——來的，凡他的種種活動，種種努力，都似乎只為生殖。這話說起來你或者要笑我說瘋話；但是我們只看最下等的動物，「生」的意味，差不多除了生殖外就沒有了。一個 Amoeba 漸漸大了的時候便分裂了，

分裂的 Amoeba 再大，再分裂。似乎他們的一生除過分裂，便沒有事咧！不僅是 Amoeba 就是較高等的動物乃至高等的動物也不外種族保存四個字，不過他們的期間長，手續繁點兒便了。那麼，生物的種族，各自向無限大上擴張，其結果只不外競爭，「生」還是苦罷了。再則「人」呢，若照這樣意識去，只成軍國主義的獎勵人口繁殖的結果豈不危險？後來覺得人類有一種特別的「文化，」不僅限於肉體，還可以向文化去幹，可以不抱這憂愁，但是「生殖」終有什麼意思？「生」是絕對，是宇宙的普遍意志，何以解釋這「生殖」呢？

是的，「生」不是絕對，不是平白無故的東西；「生」的目的怕就在生殖。但是「生殖」絕不是一種盲目的衝動和運命取支配的，實是一種「力？」是的，「生殖」說種族保存覺得有點語病，現得消極的，他是積極的：他便是自我擴大。但自我擴大簡直是「人」一生的絕對的事業，自我擴大的形式，方法多的狠，一般最易使人意識的便是這生物學的作用——生殖。但是人是能意識的動物，并且能創造這世界——雖說不完全——所以他的自我擴大是多方面。所謂由「個體的我」擴大到「社會的我，」擴大到「宇宙的我，」都不是他的作用廣大的明證嗎？

但是自我擴大若僅僅是自我擴大有什麼意味？我們就人類社會看：自我擴大豈不是愛的變象嗎？否自我擴大豈不就是愛嗎？我們且看：生物在自然受種種苦來適應環境，不是愛使之然嗎？我們再看看人類在世界上努許多力所建設的文化，又不是愛使之然嗎？試想沒有愛，還有什麼生存？這宇宙全是愛的化身！再人間社會——若沒有愛，生存有何趣？是的！愛是有的！以有自我故。

一方面意識到「愛」一方面我們更須承認現實。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如何？有人說歷史不過是階級間，民族間，國家間，相互戰爭的記錄。我說：不然，我想說歷史是自我擴張的記錄，是愛的記錄！是的，事實是有戰爭，我不否認；但戰爭何以要起，豈不是由於自我擴張故？試就階級戰爭說，有人說這是被壓迫的階級的自覺的結果，但是自覺是什麼？是否意識自己和壓迫階級是一樣？是否可稱為自我的擴大的一種現象，我想可以的，所以我說戰爭只算是愛的變象。Lippo 曾說：憎是愛變象的，和這話是

一理。

現我在所謂陰影就在這裏：既然承認戰爭都算是愛的變象的表現，上邊這一篇話豈不是廢話？半年的苦悶豈不是白吃？那麽便去主張不抵抗強權，只去作「愛的使徒」嗎？不行！既承認愛是自己擴大，便不可去做沒我的愛法。我想愛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古人所謂小人之愛，或也可叫做奴隸之愛；這種愛換句話便是懸視他人的人格，或是沒却自我的存在，都不是眞正所謂愛。眞正的愛，是積極的，是君子之愛，是超人之愛，絕沒有Synonim可以代替。眞正的愛是由自己擴大，由「個性的自我」擴大到「無限大的自我」；那時的愛是 actif 同時又是passif 怕要到物我無別的理想境。理想固然如此，現實却如何呢？第一自我擴大的進程中，個性起不起衝突？衝突怕不免的；但我們有兩個方法可以去解決：他人與他物衝突時，人類可以主張他是這世界創造者的權利，征服他們，我們決不能學佛教末派的捨身給猛虎那種行爲。人類互相衝突的時候，大家可以拿「共同意志」去解決一切難問題。想我們人類的祖先，起初誰也沒同誰會過面，你在黃河之西，他在地中海之東，有的又在印度洋之北，却是他們所創造的文化，和他們進化的程序，不見有大不同的，外而雖說相異。可見人類畢竟是有共同一致之點的，是有共同意志的，這意志怕就是大同之基呢。

仲蘇！絮絮煩煩說了一大篇，我的思想的變遷，大約你也可以曉得了。我自尋苦惱；現在才遇見這一星微光，自然喜歡。我以後日常生活怎樣？我理想的人，是自己做「超人，」一面去希望別人也來做「超人，」但却不勉強他人；對於自己應做的事，鼓勇盡力去做，不依賴別人，也不去在旁人面前去顯般勤，露好意。我狠感中國人團體行動少，團體道德薄弱的原因，可以一言蔽之曰：愛之不得其道。一種人愛人過熱，往往命令地態度去希望人反招人反感。一種人也是愛人過熱，往往喧賓奪主的援助別人，也使人不快。至於依賴別人做事，希望別人犧牲，更卑卑不足道的了。

仲蘇！我一面既意識到自我擴大，一面想到他的補助工夫便是「自我完成。」「自我完成」是一個人一生最終的目的，譬如人類最終的目的是「至善」一樣。但是這四字畢竟太易誤解，便說「自我改造」罷。我們一面要適應環境，一方面要征服

環境，所以應有一個目的，始終跟着走。自我與這目的有違反的時候，須得改造。啊！我自己反省，「靈」、「肉」兩方面；我的缺點何其多呀！從此我要人自、我、改、造、時、代、了。

仲蘇：你的詩很清淳幽邃，望你努力做去！我近來對於文學漸漸濃了；但性分太不行，不久或要「絕緣」也未可知？現在詩中我喜歡讀的：Heine, Wordsworth, Hugo, whitman alfred de musset 諸人之作；日來忽愛法國現代「生命派」L'Ecole de la Vie 的文學，以爲滿自己的要求但是這種書籍很不易找，以後再緩緩去研究——吟味。你說你想研究法國現代文學不知是那一類？我看你的詩似很受 Tagore 的影響，并且所譯他的那幾首詩都狠好，你何妨繼續下去呢？Tagore 的Sadhana 你已經譯兩章，何妨繼續補譯出來將來作爲學會叢書之一部呢？

我曾應給少年世界婦女號做的一篇「記京都P.L.會」是五月十九付郵：六月一日來片說沒收到，我把存稿也送去了，若再接 到沒法子了。韓國女士朴春的稿子已於月初寄上，收到了沒有？

你什麼時候動身赴美？我本同壽昌約赴北京，能否實行，還難說。

祝你的福，并請你原諒我麻煩你！

弟伯奇 九·六·一六

慕韓兄：

接到你四月廿號的信並承你惠寄那幾張畫片，多謝！我前函所講的「文化學」，本太籠統了；我現在把他的內容說說，你也許因此可以知道我現在意向所在和近來思想的變遷。元來「文化」二字是德文 Kultur 的譯語，我看他恰和中國舊日所謂「人文」兩字。日本自從近兩年來，社會主義的學說大盛，但講社會主義的一些人，大都只以社會組織，階級戰爭，勞動問題爲他們論說的基調，不去求哲學，社會學上的根據；就最好的也都不過是以經濟學來說明社會主義而已。於是便有一派人不滿足，想把哲學同社會主義來連鎖起，換句話，就是他們不滿足於「科學的社會主義」，也不滿足於 Romantic 社會主義，想求一種「哲學的社會主義」。其實哲學，就廣義說，凡一種學問的高深處，譬如那種科學的存在的理由價值和他的目的以及與他科學的關係，都是一種哲學。一種學說；當然也是如此，

那麼，要在哲學上求社會主義的根據，也決不能說他不是。但是社會主義既然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當然是與關於人生，社會的各科學哲學，都有關係，於是便有人想把關人生社會的原理，價值的學問總合起來叫他做「文化學」。我前次信中所說的就是他。那麼這文化學中，就包含的是人生哲學，社會哲學，經濟哲學，法哲學，政哲學的各一部再組織起來批評現代文化和將來新社會的組織。但僅如此還不能得圓滿的效果，還得乞靈哲學，在他面前找找根據。原來「人」這東西，不過和一般猿類是兄弟行，簡直是比猿類低級的 Zarsins 所進化的，並且筋骨組織，還有比猿類劣等的地方（這是近來進化論者所說，比Huxley Haeckel 的時代又不同了，）但是幸而環境偏湊巧，他，他又會發明些器具，於是漸漸地肉類的活動比精神的活動少，把片斷觀念會聚起來，漸漸以理性的動物自豪起來了。既有了所有理性、他一切生活，一切舉動，都爲理性支配，所以現象的說明——科學——他決不滿足，那麼現在第二個 R naissance（我見一個法國雜志叫： La Ren issance Contemporaine 我狠喜歡他可以說明現代的時代）的時候，這種寬泛的「文化學」似乎也是必要的，我自身的能力，只可惜，怕做不到罷！

我說：「我喜歡看看哲學書；」你便告我：「弟欲治哲學，不可不先研究自然科學如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之類皆不可不探其門。」我固然感謝你的厚愛，一面却冷汗如雨。慕韓兄！我提起數學，好像村塾的小孩子提起背告子（孟子的告子章）嚇的要去吊死呢！我從前在震旦學院學三年數學和理化的成績已不高明；現在又學了一年數學，越說數學同我緣分太薄。但是數學的理，我也覺得朧朧朦朦地懂而非懂，却一到活用，簡直沒法！所以我想，怕今生學不成哲學了，因爲近代哲學是受過自然科學的洗禮故。但是我又想，也不盡然，我們若從社會科學（德國西南德意志派也叫做歷史科學，法人或稱爲 Sciences morales）入手也未嘗不可。本月號少年世界杜威教授談話中，方東美君問：「但欲於哲學一門造詣極深，基本科學非常重要，這兒有兩條路，一個是自然科學，一個是社會科學……究竟由那條路較爲方便？」杜威先生答：「那條路都是正路，這只看個人材性罷了。」啊！我寫到這裏，忽然想桑木嚴翼說「杜威的哲學，只少詩趣」的評語（桑木氏並非我所佩服的）來，怕不是

還原故呢？不見得能 Eucken 的哲學不是由歷史下來的，何以有神祕之稱呢？總之我以後再和自然科學去求了！次緣若依然被拒絕，只得找社會科學這個方便了。但是自然科學我終久要找得的！

我雖然對你說了「文化學」一個大題目，又講了一篇喜歡哲學的話，我近來的興會，却全被文學牽去了。我也斷不被「生之謎」來煩惱，也找找社會方面的書籍看看，可是藝術的女神，拿她那盈盈的秋波微笑的美容來凝睇我，我不知不覺又頃向她去了。我一時也很自責太不專了，可是無力自主，近來也學了幾篇長詩，還湊了兩篇小說，日前忽成了一篇戲劇的腹稿，你不久可以見，請你批評批評罷。我想，我有這種傾向，不妨用幾分力去做做，所以我想請你們——你或幼椿或太玄——在巴黎給我買些法文文學的好書。我最近發現我的思想與 Romain Rolland 很有些暗合，并且因為我肉體精神兩方的欲求——生之讚美力之追求——和法國最新一派文學叫 L' Ecole de la Vie 的一致。我這幾天深憾中國及中國人的女性化，想得一種生命辣潑文學來鼓舞來改造國民性；所以狠想把「生命派」的文學介紹到少年中國來，請你們看看如 Clau lel Paul ）Pepuy (Jblarleo) Penie be Gaurmont 的名作代我買之（頂好有書目先讓我看看好）我這兒每月買書和你們交換。

前月二十五日白情彥之壽椿日葵方豪君五人來京都和他們聚首五天，狠快活。我從前本想把留日學生的情形寫給你，現在他們五人必有人寫，我可以省事了。若他們不做，或說的不對，我那時再寫給你，好麼？

你所托的事，我一一辦。書是每月找着買好，因為我經濟的狀態你是曉得的。你要給我買書，以新出版的名著為妙。如盧梭之書，此間多有。舊出之書，這兒找不到，我再寫信求你，因為路遠，郵費太吃虧。我前所開的雜誌，能買還請買寄為荷。

你問我王獨清如何；我會你用我從前介紹他給夢九時說一樣話：「他是最好的朋友，我從來以弟視之；請你也以我待他的樣子去待他！請你以待我的樣子去待他！」至於他的人如何，我引夢九給我的信中的話來答你：「我與獨清底交情到他走底時候，感情愈厚，了解愈深，同時并愈佩服伯奇之知人。」他

此時怕已到巴黎了，你們相處久了，自然會曉得。再請你順便告訴他一聲「他託買的書一兩天就付郵了。我不久給他有信呢。」

你的身體尚未恢復元狀，我狠耽心。你須得運動哦！！我聽說法國一般人對於運動不甚熱心；我想你們組織一個小旅行團在巴黎郊外塞奴河邊散步散步或到 Fontainebleau 去領略自然風光，豈不狠好？可是你現在快活極了，差不多朋友多聚在巴黎了，我眞羡慕你！潤璵和時珍都請你代我致意。時珍只好像有一面緣（幼椿在同濟過暑假的時候）但我狠佩服他，不久要和他通信。許楚僧君聽朋友多對我講他好，獨濟遠來信介紹過他，他現在也應在巴黎，我也狠想和他通訊。其次宗白華君，不久也許到巴黎，我也許同他來往訊息，不久就要來了。總之你們現在狠快活！巴黎的分會當然更熱鬧活潑了！太玄我也要給他寫信，關於婦女問題的只須等以後了。羅季則兄的信，年假前後得到，現在還未回信，對不起！煩你告訴他。

日本的會員楊君歸國，芮君入廣島師範，沈懋德兄已畢業下半年來京都入大學。我已和郭沫若兄通信幾個月了。他確有詩才，并且很想對於文學上有所貢獻，你怕也狠喜歡罷。

夜深了，對不起，就此告別了！

弟伯奇上　九・六・一五

代英兄：——

你九・六・六那封信接到了；我現在將你在少年中國十一期上所發表的意見拉攏一起來答覆你。

代英兄！我從前見你所做的文章，聽朋友對於你的批評，已很佩服你；現在又讀了你給全體會員的意見，和這封誠懇的來信：你的面目躍如在我眼前：像你眞不愧少年中國的少年呀！

你九・四・二二的兩篇公信，一片熱心，誠意在紙面活躍！我不敢說客氣話，說我很佩服，我實在很抱同感。我想少年中國學會，不過是少年中國的一個團體，再進一步，雖可說他是正在改造中的世界的一個團體，但他決不是包攬少年中國文化運動的專賣特許的唯一機關。我想誰也不會爲此想，不過我們雖沒有壟斷的野心，我們却不可不存一番要盡我們的 Best 的決心。所以我們大家都應該對於會務時常提出意見，從前也很有人提說，討論，現在此風少了。你這舉動很好，我愛這番感動，也不妨隨聲把我的淺識也發表發表。

我春假赴東京和田壽昌談過一番話。我說：（我看中國的文化運動漸漸「走頭無路」了。）壽昌便問怎麼？我說：（當歐戰後，我們既看見歐洲列强的敎訓，又受了東方狡鄰的壓迫，加之國內數年來陰鬱不平之氣，勃勃待發，所以當這時候，自覺的靑年不期而同，各地的「愛國運動」「文化運動」一時迸發。但是當起初的時候，只求聲氣相應，意氣相合，所以一時所發起的團體、標語大都相同。換句話，就是各團體的特色太少。這種在當時不僅看不出病來，并且很有効驗；現在這時期已過去了。現在到了「文化運動的分業期」了。當這轉換期的時候，必有新團體發生，并且我們很盼新團體發生。這種團體，不能僅以幾個抽象的新名詞來號招，需須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他的分子不僅是聲氣相應，情意相投，需附有相當的能力。壽昌你看！國內提倡新文學已經三四年了，有一個純粹研究文學的團體沒有？有一種純文學的雜志沒有？當其初，能出白話論文，能發新體詩的，便可了事，也可惹人的注意；現在一般人怕未必能滿意了！）壽昌說：（話雖如此，怕還是時機沒有到。）……後來我想（這話不然，中國「文學革命」的要求，豈是最近這幾年嗎？要是沒人提倡鼓吹，怕連這時候還未能實現呢！……）所以從那時候，便想做一篇文化運動之轉機來專討論此事。

我的主要的意見是：提倡「分業的文化運動」，把從前那集合於「含混」「籠統」的幾個抽象名字旗下的團體，改爲有明確觀念、共同目的——外包最少內含最富的共同目的——的組織。一方喚起分業研究的興趣，并研究所得的報告——就是印刷物。但對現存種種團體如何辦法？我想他們應該有一種縱的連合。譬如甲社的a，乙社的b，丙社的c，都是研究文學的，他們就可聯合起來發刊一種純文藝的雜志，發布他們的創作評論等；同時a，b，c，三人仍保存他們各自的甲，乙，丙，三個會員的資格。至於少年中國學會怎樣？我以爲他的組織很可以應這種要求。他不是有科會嗎？各科會就可以用自己爲本位去幹應辦的事。本會會員而不屬於那一科的，和會外的人而對於那科有趣的，都可參加他們所辦的事；不過本科會爲主體罷了。

但是我近來，很被種種問題歪纏，所以這意見終沒發表。現在看見雜誌的稿子缺乏種種情形，深感我這話有說的必要；今又見你這篇意見更把我的意見誘出來了。我現在對你把這話

講了，請你批評。

你那封公信，再三聲明你並不是「蔑視講學與文字鼓吹。」我也深信，但我還覺得你把社會分業之利忘了。就是我們將來建設少年中國也決非一種人所能做到，而一個人能應付各方面的脚色，又不易得——怕沒有罷。我們只希望人人各盡其所長，各發揮其所能，自然少年中國會建設成功。少年中國學會中很有些人具有文字的特性，只要他們終身來拿獻身的精神去籠居於「藝術之宮」，這毫無所害。就我看少年中國學會中很有幾位具有學者的素養，只要他們終身來拿獻身的精神去做，雖不必在十字街頭去教化民衆，只在講壇攻究學理，我們也應該感謝他。我還曉得很有幾位朋友，志願作新聞記者，那麼只要他文字鼓吹可以成功，我們也不必定把他去和我們實地幹去。總之人本來應是多方面的，但實際上往往因遺傳和環境所驅致，只能成一方面的人；這是人的缺點，也是進化的原因。我們只希望他自去盡他的 Best 不去强要這樣那樣！

關於編纂書的方針，大體都說的很是，不過期許太高，怕難即刻成功，不要緊！我們時以恆久的决心，圖最後五分鐘的勝利：當然不成兩字是沒有的。但你所列舉的也不甚完全，我想補的：

(1) Bergson 的哲學（這是現代最有勢力，哲學。法國的 Syndicalism 和婦人運動的一部，都與他的思想有關）

(2) 各國社會主義運動之現狀（這題目太含混，分開說也可以譬如英國的 Guild Socialism 法國的 Syndicalism）

(3) 新宗教運動（如 Modernism 之類）

(4) 新文學潮流（如法國的 L'Ecole de la Vie 英國的 Treland 文學及最近各國的「獨立劇場」之類）

(5) Tolstoy（他是近代一個最苦悶的人，他的思想在一部分人上面很有勢力）

(6) 美國英國等與太平洋問題有關的各國。

(7) 各國的文學史

(8) 科學發達史

(9) 白話文的文典

(10) 羅馬字的拼音字典

其餘也許還有應加，一刻想不起來算了。

你信中說你研究道德和教育等科，頗契合我意不過我對

於教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敢染指。我想這兩種都要以人生哲學，文化哲學，社會哲學，心理學來作根據；你既下了兩年的決心，我很希望你成功。你說你做本「道德之起原」我盼他早出來；我前半年想作篇「道德之根本律」後來因爲自己對於「人生」這根本問題懷疑，所以和那篇「文化運動之基調」一齊難產了。但是我將來稍得了一線光線，我要努力把她得來解決這一「人生之謎」，然後來這勇氣再使那兩篇文章重生。

提唱 Romantism 這話，是我春假和壽昌談過，決了心的，但是近來覺得，我們再提唱他，無奈違背了歷史的原則；因爲歷史是不重複的。况且文學的背景是時代，現在的時代，決非十八十九世紀那時候了，所以現代有現代的色彩，中國有中國的需要，我近來很想把法國現在「生命派」的文學向國內提唱，現在正作預備工夫呢！

每日和不相識的會員通信，我想辦但不定。四人。夏維海君處前三天去信去了，還未見回信，我們現在正如舜生所說「凡自覺的青年都應該找來手拉着手背倚着背去和舊社會戰」

天色晚了，話也說的多了，就此分手罷！

你若回武昌請通信照會照會。

祝你學業進步！

余家菊兄請你問候我以後要和他通訊

弟伯奇上　九、六、一六

北京大學

新潮

第二卷第四號

美術的起源……蔡元培

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何思源

耶蘇以前的基督(續)……江紹原

對於舊家庭之感想(續)……顧誠吾

從藝術上企圖社會的改造……郭紹虞

思想的派別……羅家倫 吳康

詩……俞平伯

兩封回信(小說)……葉紹鈞

高加索的囚犯……孫伏園

陋巷(戲劇B.Shaw名著)……潘家洵

本能與無意識(書報介紹)……汪敬熙

美育與宗教(通信)……羅家倫

代派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曙光

第一卷第五號

兩性問題號

兩性與社會……宋介

家庭中之兩性……王晴霓

自由戀愛……宋介譯

兩性的教育觀……王統照

詩……王晴霓 劉靜君……王統照

兩性的道德……王晴霓

詩與兩性……王晴霓

美與兩性……自統照

月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外埠每冊郵費二分

全年照加

總發行所

北京宣內街三十號

總代派所

上海亞東圖書館



汪精衛
雪艇
皓白
端六
戴修駿
閻一士
諸先生分任執筆

第一編內容：

(一)緒論
(二)巴黎和議與中日問題
(三)論萬國聯盟
(四)論萬國聯盟與中國之關係
(五)巴黎和議與國際政局之今昔
(六)巴黎和議後之國際貿易
(七)巴黎和會之經過

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定價大洋三角

再版已出

經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各埠各大書坊

社會經濟叢書

第一期出版預告

經濟組織底改造，是社會改造底基礎。自去年以來，中國思想界，應着全世界改造底潮流，激動起來。由空泛的文化運動，向着經濟組織改造運動進行，這也是中國人覺醒的現象。我們同人，在這一年當中，作了多少研究。對於中國人知識上底要求，也供給了若干資料。近來覺得斷片的批評，於今後思想界沒有多大的貢獻。所以決意把現在定期刊行的事業，暫行中止。一面靜心從事於系統的研究，一面把一年來的舊稿，努力增削，同時致力於翻譯和著述。現在決定在一年以內，刊行下列各種書籍，定名為「社會經濟叢書」。共計十六種，約五千六百頁，用五六號字。四六版，俟第一計畫完成以後，再定第二次刊行計畫。

書名	著者	譯者	頁數	出版期
社會主義倫理學	考茨基著	李君佩譯	二百二十頁	本年十月出版
資本論解說（附註）	考茨基著	戴季陶譯	六百頁	本年十一月出版
附錄一 馬克斯傳	威廉，里布列希著	戴季陶譯		
附錄二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Darty	馬克斯，恩格爾斯共著	陳望道譯		
附錄三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o	恩格爾斯著	陳望道譯		
附錄四 資本論用語釋義		戴季陶編		
男女爭鬬史	堺利彥著	陳望道譯	一百二十頁	本年十二月出版
社會經濟的基礎	羅利亞 a. Loria著	李漢俊譯	六百頁	本年十二月出版
社會學綱要	Prof. A Groppaei 著	陳[illegible]消譯	五百頁	十一年一月出版
女性中心與同性愛	E. Carponter 著	陳望道譯	二百頁	十一年一月出版
社會主義綱要		戴季陶編	四百頁	十一年二月出版
經濟的倫理觀		胡漢民著	五百頁	十一年二月出版
布爾色維克底俄國	Prof. E Antonmell 著	林雲陔譯	二百頁	十一年二月出版
工團主義底研究	米田莊太郎著	胡漢民譯	五百頁	十一年四月出版
勞動組合主義論		陳望道譯	二百二十頁	十一年四月出版
勞動問題的研究		戴季陶著	五百頁	十一年五月出版
IWW底研究	P. F. Briss n.lon著	林雲陔譯	三百頁	十一年六月出版
社會主義運動史		李漢俊編	三百頁	十一年七月出版
進步與貧之研究	Henry G.o:ge 著	廖仲愷譯	三百頁	十一年七月出版
合作社的研究		廖仲愷編	三百頁	十一年八月出版

社會經濟叢書刊行會啓

通信處 上海環龍路四四號 白爾路三益里十七號

總經售處 上海亞東圖書館



上海亞東圖書館

出版預告

白話書信
高語罕先生編

特點：
(1) 文體的革新。
(2) 用辭的革新。
(3) 格式的革新。
(4) 表爽直的態度，達深厚的感情，適合於民主主義的精神。
(5) 不但教授一般書信的知識，幷啓發青年文學的興趣，引導他們順應時代的思潮。

中國第一流的白話小說
水滸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胡適之先生
陳獨秀先生
都有很長的序

特色
新式句讀的
分段的
小本子的

特約發行的新雜誌七種

雜誌	定價
北京大學新潮	每冊三角
少年中國	每冊一角
少年世界	每冊一角
建設	每冊三角
同德醫學	每冊二角五分
自覺月刊	每冊一角
新羣	每冊二角

胡適著
嘗試集
短篇小說
每冊定價三角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三葉集
定價三角五分

總經理北京大學出版部書籍
總經理社會經濟叢書十六種
總經理北京學術講演會書籍

特別啓事

從本年三月起，紙價逐漸高漲，到現在已經漲上了一倍；所以本月刊不得不略爲加價。

二卷一期起，改爲零本一角二分；全年一元二角；請愛讀諸君注意，并望原諒。

少年中國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九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信處如下：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84-85 Can on Road,
Shanghai, China.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定價		一角二分	一元二角
郵費	國內	二分	二角
	國外 日本		與國內同
	國外 其他		每冊六分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本月刊特別啓事

請與本月刊交換的雜誌注意

本月刊自二卷一號起關於交換雜誌事改由北京西城南闈市口囘囘營三號陳愚生君接洽凡與本月刊交換的各雜誌以後請統寄該處為荷

本月刊緊要啓事

凡有訂報派報及刊登告白事務請與上海亞東圖書館接洽

凡有關於編輯事務請與北京松公府三號黃日葵君接洽

凡有關於學會事務請與北京西城南闈市口囘囘營三號陳愚生君接洽

本學會緊要啓事

本學會係國內外青年同志所組織，與一切黨派無絲毫關係。所有會中經費，全由會員湊集，並未在外籌募分文。若有用本學會名義在外敲詐者，即請被詐之家從速通知本學會，以便徹底查究。

少年中國學會駐滬會員謹啓

通信處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左舜生